

海派小说专辑

主编 / 魏绍昌

花厅夫人

林徽音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庫文社四

種一十第 部乙

人夫廳花

作音微林

行發部版出社四

版初月六年三十二國民

~~1195373~~
1197690

影 印 说 明

所谓“海派”，是指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畸形的都市环境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而言，它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海派的作者当时大都游离于有组织的文学社团之外，他们后来各自所走的道路和遭遇也不一样，反映在他们的作品里的题材和风格五光十色，但他们都以上海人的眼光和心态写上海滩上的形形色色。作品语言渗透着那种洋场气息和浓郁的上海风味，以故事生动，内容通俗，适合多层次读者口味为其特色。这一流派在当时或以后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本专辑酌选这流派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据四社出版部1934年初版本影印。

花 厅 夫 人

林徽音著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影 印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3/8

1939 年 12 月第一版 198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ISBN 7-80569-170-3/I·46

定价： 2.20 元

2208

22

花廳夫人

林徽音作

孫雪非醒了。可是，雖說是醒了，她還是很疲倦的樣子。她稍稍把身體移向外床，從小箱子上取起了她的手錶，一看，已是十一點多。『哦，上午的課，又來不及上了。』她想。她依舊把錶放到了小箱子上去。

所謂小箱子，與其說它是一口小的箱子，倒不如說它是一口小的櫥。可是平常總叫它做什麼箱子，而雪非以爲它原來的名字太粗俗，她不願意用；便援引了盥洗室的別稱小間，她給它另起了一個小箱子的名字。這樣有了一個固定的名稱，她覺得方便得多。比如以前她要說：

「阿翠，我床邊頭的箱子上的一本黃面的書給我去拿來。」多嚕囉現在她只要說：

「阿翠，小箱子上的一本……」

「什麼小箱子？」起初阿翠或許不明白，會這樣問。

「就是我床邊頭的那只箱子。」

以後阿翠也就認識小箱子了。阿翠認識了，雪非對她說到它時可省好多力。

那小箱子，雪非已把它移作別用，門上上了鎖，已變成一個她最親信的地方，裏面有許多她

只肯讓她一個人看的小物件，如或人的信件，或者心愛的書之類。

她放下了錶依舊躺着，並不想就起來。她心中却也在責怪自己，因為要想去趕上午的課，昨晚不到一點就回來了，怎麼又會睡到了那個時間；其實她昨晚該關照阿翠叫她的，可是現在太遲了。可是她的要去趕上午的課，並不是爲了她喜歡那上午的課，却是爲了下午的課，而且也不是爲了那課的本身，是爲了教授它的是鍾貽程。她的所以要上午趕去，是否則，怕人家會說：「孫雪非只有鍾貽程的課才上！」

雪非是一個十九歲的小姑娘；「其實照外國人的算法，她還不滿十七歲，」她的母親嘗這樣對人說。

她的母親是她的父親的第三位太太。雪非是她的獨生的孩子，雖然她有五六個同父的兄弟姊妹。她們母女倆獨住着；她的父親可以說天天來，可是無論如何遲，他總要回到他自己的家裏去，或者說他的父母所給他的家。他說過要她們搬去一起住，只是她的母親因為吃了一口烟，怕搬去了不便，覺得還是那樣地住自在些，就依舊那樣地住了下來。也是因為吃了一口烟，她的母親不大想到管她的女兒，她的父親又是管自己都管不大住，更無暇去注意到她，所以雪非只是在自已料理着自己。

她在滬西近郊一個大學讀書。因為她睡慣了一個人一間屋子的，她沒有寄宿，而且通學也究竟要少拘束些。通學只有一件吃虧，她覺得，那就是皇后頭銜不大容易輪到她。她相信，要是她是住宿了的話，她已早是皇后了。是的，她很想皇后二字同她自己的名字發生關係。可是她並不願意爲了那樣就去寄宿，她甚至稍向男同學示意她都不肯。然而那並不是說即使有了機會

她也不會利用。是的，她會就如那次慶祝學校成立七週的游藝會，她就表演了一個單人舞。她知道單獨表演，尤其是舞蹈，最能吸引人的注意。

她那策略果然有了反應。

一天，雪非剛進校門就碰到了何玉仙。

「哦，新皇后來了，快行加冕禮！」玉仙說。

雪非聽到了，心加快地跳着。可是玉仙是常同她開頑笑的，一忽兒說她是交際花，一忽兒又說她是摩登仔。她不能相信她的話，可是她又不得不相信她的話，至少，她盼望她的話總有些來因。她在表面上雖在盡力裝作不在乎，她的心裏却急欲知道一個究竟。她在搜索一句什麼話來探問她。

「你總愛尋人的開心，我來撕去你的皮，」雪非終於說，並向玉仙的面孔伸着兩個彎曲了的手指。

「誰尋你的開心？你不信，隨我來，」拉着雪非在伸過來的手，一起向前奔。

她們來到了壁報的前面。

『你看！』玉仙勝利地指着說。

隨了玉仙所指的，雪非看到——

『表演後的雪非皇后。』

『雪非皇后的單人舞「朦朧」是那次游藝會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博得了一致的讚譽，繡幕爲掌聲所衝破者凡三次。皇后鞠躬的姿勢甚爲優雅。』

『卸裝後，皇后匆匆離校，某教授適自外歸，即親自扶之上車云。』

雪非看到了心中甚是喜悅，尤其喜悅的是那上面並不說什麼新皇后，彷彿她的皇后已是既成的事實似地。

『不知誰在胡鬧，』雪非不滿似地說。

「一個太監，」玉仙調笑着。

第二天號房遞給了她一封信。

「雪非陛下：

「聽說你從壁報上看到了那條關於你的消息有些不高興，我心中很是不安，因為那是與我寫它的意思正是相反的。

「有機會我要當面請你恕罪。

「敬請萬安！

「你的最忠心的

「一心。」

「一心是誰？」雪非看完了那信，想她好像從什麼地方看到過署名「一心」的文章。「一心一定

是一個化名，她相信，所以從號房中的學生姓名牌上是不會尋得到它的。同在一個學校裏，他會把那封信付郵，使雪非感到有趣。她很想知道他是誰。那條新聞並不說她是新皇后，想來他一定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她不明白他爲什麼不告訴她他的真姓名，這叫她怎麼能知道他是誰？

課散後，雪非和玉仙在圖書室中。

『你怎麼有心事似地？』玉仙說。

『不知誰給了我一封信，』雪非解釋。

『不知誰？』

『是一心，可是我不知道一心是誰。』

『一心你[？]不知道一心是誰？就是那「文學青年」。』

『是胡元康？他總愛這樣亂塗，』說了，雪非望一望四周，怕胡元康不要也在那兒。

『你說他給你一封信？我可以看看嗎？』

『沒有什麼好看的，可是，你要看——』雪非從她的口袋中取出了那封信。

『哦，「雪非陛下！」』玉仙一看就叫着看完了，她接着說：『他說有機會他要當面請你恕罪，現在讓我們給他一個機會去。』

『可是我幾乎沒有同他談過話。』

『那末現在不是正好開始？』

雪非不去。她不想嘲笑胡元康，同時更不願意給玉仙看到她自己的侷促——她想她看到了他也許會侷促的。她甯可單獨同他講話，要是有機會；而且，雖然她知道他是誰，却並不一定要同他談話。現在知道了，也就算了，要去看他的意思可並沒有。因此她拒絕了玉仙的提議。

可是她有一個她想看而且想同他談談的人——那是鍾貽程教授。鍾教授的課她每星期只有三點鐘，是星期一三五的下午。她真喜歡鍾教授，尤其喜歡他那些瀟灑的鬚鬚。別的教授的課她真有些不願意上，而且的確也不大上，可是鍾教授的她却決不脫。每逢在上他課的時候，她總想設法約他到什麼地方去喝一杯珈琲，或者吃一餐飯，以便對他說說她所久想說了的話。而且她知道，鍾教授對於她也是很抱好感的，他也會有約她到什麼地方去坐坐的要求，只是總沒

有把那意思傳達出來的方法。現在只在等一個人，無論他或者她的啓口，甚至非特她與他知道這個，就是其餘的同學也得到它一些，因此她不好意思只上鍾教授的課，近來反而連別的教授的課也在想上了。可是那天又睡過了頭，雪非躺着在責怪自己。

反正上午的課已趕不上，雪非索性再躺着，想到了用午膳的時候再說。她躺着，想找一本什麼書翻翻，可是她懶得動，並沒有真找什麼書。可是即使一動都不動，她是有一件事可以做的，那就是東思西想，而她也的確是在東思西想着。她第一想到的，很順流地，是那與她所原定的早起有關係的鍾貽程。她覺得鍾貽程長得很好看，一副詩人的臉。而且他的詩寫得也實在好。是的，她喜歡詩，有時她還私自在寫詩。可是她不知道她所寫的是不是像詩。她對她自己所寫的沒有自信，雖然她很喜歡它們，因此她不敢把它們給人看，即使是何玉仙。可是她很願意鍾貽程看到它們。她相信他是不會笑她的，無論她寫得怎樣壞。她總有一天要把她所寫的那些詩給他看，並請求他的指點。其實他是她的先生，而且是教文藝批評的，她早該請求了他的指點的，不知怎麼她會至今還沒有那樣請求過。要是他看了那些詩而覺得還可以的話，她還可把它們出一個集

子。那是很有意思的，她覺得。而且除了關於那詩的事情以外，她還很想同他談談。他的樣子真好，他的講話又有趣，要是他們能有一個私人的談話，那會更有興趣的，她相信。

想到那裏雪非有些心跳。

還有那胡元康也有趣——她又想到了另一方面去。他大概一定對她很表好感的，既然他會寫那條新聞，會寫那封信。最有趣的他會以為她討厭那條新聞。她怎麼會討厭它？他這才蠢。也許他故意那樣說，就為要寫那封信？他說要當面請她恕罪，為什麼又不來當面請呢？至於說恕罪，要是那是罪的話，她倒甯可他多犯幾椿，是更說不到恕不恕的。可是他真有些蠢，否則他該早找到了那機會，就是說要她恕罪的機會的。也許他不敢對她當面說，怕她會惱怒他，可是那也就是蠢。對咧，也許他甚至還不知道她已知道一心就是他。一心，胡元康，一個文學青年。好像有些人知道他的名字。做學生的，他的名字總只能逗留在他的學校的裏邊；要它越出他的校門，他總得除了做學生以外，同時還做一個什麼別的，如文學青年，運動健將，校花，校后之類。

校后？是的，她自己現在也己是一個校后了。她的名字大概不久也會像別的皇后般傳開出

去的。傳開出去了，她大概也會像別的皇后般收到許多仰慕的信，求愛的信的，而胡元康的可說是那樣的信的第一封。是的，就是她的成爲皇后，也是由於他的啓發。其實她應該寫一封回信給他，告訴他——告訴他什麼？告訴他她很感激他？那不能。那不會像是一個皇后所寫的信。她不知道要怎樣寫。她決定不寫，還是待見了面，她對他說一兩句能使他喜歡的話。可是說什麼呢？不能說到他那封信，更不能說到她自己，說什麼，待見到了面看情形再說。或者就恭維恭維他的最近發表的一個作品。是的，從此她要留意，看他有什麼作品發表。

發表作品真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她覺得。怎麼人家有了作品會發表，她自己寫了詩連看都不敢給人看；她一定要把它們給人看，而第一個她所要給的，就是她已定當了的鐘胎程。

這樣想定了，她立即起身，把她陸續所寫的詩全整理了起來。

雪非這樣那樣舒齊好，已到了用午膳的時間。可是她並不餓，她不想吃飯。她飯沒有吃，只吃了一杯牛乳和一只雞蛋。她說因爲天氣晴朗得可愛，她要在路上慢慢地走。上學校去，她不要用自己的車子。她叫了一輛黃包車，並關照出回頭也不用去接她。

的。
在學校的門前她想不到地碰到了胡元康；可是，在她雖說是想不到，在他却是早已想到了。

「我遠遠地看到你，却想不到就是孫小姐，」坐黃包車來的會就是她，却是他所想不到的，因為他在預期着的是汽車。

「我看你在那樣地注意到這裏來的車子，好像在等待什麼人似地，」她聽到了他的話就想到他是在那裏等她。

「你真聰敏，給你一猜就着，」一邊說，一邊在隨同她一起向教室走着。

「只是爲什麼現在又不等了昵？」

「因爲我已等到了我所要等的。」

她給了他一個淺的笑。

「你意思說你是在等——」她不信任似地問。

「要是你許我說實話的話，我要說是的，我是在等你。」

又是一個淺的笑。

『而且「一心」一意地？』特殊的着重是被按放在『一心』二字的上面。

他驚異地望了她一眼，而從這一眼他看到了一種什麼都瞞不了她的神情在她的面上浮游着。

『哦，你已收到了我那封信，而且你已知道了那是我給你的信，』他欣喜地說。

『不討厭嗎，我那樣地收到了而且知道了？』

『不討厭？我看有什麼討厭的——哦，有了，就是你知道了我給你的信，而不對我說一聲，未免作弄得人太——太精微了一些。』

『你說要當面請我恕罪的，現在並不請我恕罪，却反而來詰責我。』

『要是你要我向你請罪——』

『不，那是你自己要。我看那沒有要請罪的必要，可是我以為寫信而用化名倒是不可恕的。』

『你知道我怕——好，就請你寬恕這一次，而且我宣說，我以後寫信給你決不再用化名。』

「你現在好像不大用那個名字發表文章？」

「那些署一心所發表的都是些不負責任的東西，以後我——」

「你意思說你那封信也是一封不負責任的信？」

「那——我對於那封信的署名也嘗感到了爲難：署真名又有些顧忌，署化名又太不鄭重；可是最後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我就署了一心。那信寄出後，我的心很是不安，直到今天，不能再忍下去，所以我特地在校門前等你，要親自告訴你一心就是我，而想不到你却早知道了。」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會在這個時候來？」

「你下一課不是鍾先生的課嗎？」他笑着說。

她也笑着，可是沒有說什麼話。

走到了教室，他們便分了手，在各自準備去上課去了。

在鍾貽程的班上，看來在最靜心地聽着的可說是孫雪非。可是她真在靜心地聽着嗎？她似乎什麼都沒有聽到。她只是在想，想怎樣對鍾貽程說她要他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坐一坐。時間

越過去，她想得越紛亂。最後她在講義的空白上寫：

「鍾先生：

『我的車子沒有來。我可否搭先生的車子？』

待課完畢了，在同學們陸續散去的時候，她裝作要問什麼，便向鍾貽程走了去。他看到她在他走來便站着。她指着她所寫的給他看，並輕輕地、羞澀地說：『可以嗎，鍾先生？』

看了，聽了，他的心中突現着一種異樣的情緒，又強烈，又柔軟。他舉眼望了望正在出去的其餘的學生，看他們發見了他的祕密沒有。是的，他覺得他是在進行一個什麼祕密。他有些心慌；可是他知道雪非是在等他的回答，便心慌地低語道：『當然！當然！』

貽程和雪非走出教室的門，看到胡元康站在那裏。他是在等雪非。他見到了他們，略向鍾教授點了點頭，便對她說：

『孫小姐就回去了？』

『是的。因為我沒有車子，我請鍾先生送我回去。』

「明天你來嗎？我想對你說幾句話。」

「讓我看——鍾先生，明天我們有文藝批評沒有？」

「明天，星期二，好像沒有。」鍾貽程想了想說。

「我明天也許不來，對不起。可是後天我想會來的，要是你覺得可以，後天我們在原地見面如何？」雪非笑着問。

「好，後天見。」元康簡捷地說，並向鍾教授再點了點頭，即走了開去。

「胡元康的小說還不差，想你很喜歡。」貽程說；見元康走了，他們便也走了。

「不；哦，我不是說我不喜歡，只是我幾乎沒有看過他的小說——我是這樣地少看書。可是你的詩我却沒有不看的，我真喜歡它們。」

「因為小姐不是散文的，是詩的，所以小姐往往喜歡詩。」

雪非笑，而且笑出了聲音。

「你笑什麼，我說錯了嗎？」

「我不知道你說錯了沒有，因為我不懂得。可是我知道了你爲什麼要寫詩。」

「爲要博小姐的歡心？」

又是一個出聲的笑。

他們沉默了一兩分鐘，已走到了汽車的邊頭。他先扶她上去了，然後自己上去。

「孫小姐預備回家？」車開後，賒程問。

「鍾先生說詩是爲小姐寫的，只不知道小姐自己能不能寫詩？」

「最適宜寫詩的就是小姐，因爲小姐自己不肯寫，才有不是小姐的別人來代寫了——宇宙間是不能不有詩的，正如宇宙間不能不有小姐一樣。其實小姐本身就是一首詩。」

「正如你所說的話也就是一首詩一樣。」

「你真會恭維。——我想你也是在寫詩的。」他想起了她問他小姐能不能寫詩。

「寫是寫，只是寫得不見得像詩。」一層嬌羞在隨了她的話語洩露着。

「可否讓我讀一讀？」

「我正想請鍾先生指教；只是車子裏太偏促，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坐一坐？」

「那很好——小朱古力店如何？」

她點點頭。

他對車夫說開到小朱古力店去。

到了小朱古力店，他們選了最裏邊的一間廂。她要的是朱古力；他也要了朱古力。朱古力來了，他爲她斟着。

「要不要 cream？」他問。

「要；謝謝你，」她答。

「糖？」

她點點頭。

他斟好了她的，然後斟他自己的。

「濃得好，」他喝了一口後說。

「要是晚上喝了，會睡不着。」

「究竟是小姐，刺激不起。」

「那末你呢，即使在晚上喝了，也覺不到什麼？」

「可以說覺不到什麼，也許因為我的神經太麻木了。」

「想來麻木的才是詩人的神經？」

「可是有人說詩人是最敏感的。——對咧，你的詩呢？現在好讓我看？」

「讓是讓你看，只是你不能笑我。」說着，她從她的手夾裏把它們取了出來。

他接了來，一首一首地看着，很仔細地。

「你發表過沒有？」他略停頓了問。

「沒有；那是可以發表的嗎？發表了不會給人罵，那樣幼稚的東西？」

「你太胆小了。要是你肯，讓我把它們帶回去；讓我看拿到什麼地方去發表。」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我聽你，只是人家罵了，可不能怪我。」

『要是人家會罵，怪我就是；人家不會罵的。而且，即使人家罵，那又有什麼關係？小姐總是那樣多心。』

『那是多心嗎？給人家提到真討厭——你看那天學校裏壁報上所寫的多使人不高興。』

『對咧，我還忘了祝賀你榮登寶座之喜。』

『你也來這樣刻薄我！』

『這那裏是刻薄，要是人家也肯來封我做什麼，我就喜之不盡了。——對咧，那條消息還說到我送你上車，不知誰在那裏攪？』

『就是胡元康。』

『想不到他會這樣無聊。』

『而我就做了那無聊的標的。』

『哦，對不起，我牽涉了你，你真有詩人的感覺，那樣地靈敏。這些詩讓我帶回去看，現在且把它們祕藏起來。』

「聽說鍾師母也是一位詩人，是不是？」

「她在做小姐的時候詩寫得很多，可是都是舊詩；而現在她好久沒有寫了。」

「鍾師母以前在什麼學校讀書？」

「她沒有進過學校；她是在家裏請先生教的。」

「想你是她的西席之一！」

「你怎會這樣想？」

「是沒有理由的，我是隨便問問。」

「不，不是的，而且我也沒有做過任何人的西席。」

雪非却在想她要請他做她的西席，因為她到學校去只有上他的課，那末，把他請到她的家裏，不是更爲方便？而且到那時，她也不必再上什麼課，只要隨便談談就很好，因此她在想要怎樣對他說出她的意思來。

她要想說話，可是她想不出要說什麼話。她在望着他徐徐地噴烟。她在欣賞他的鬚鬚。那鬚

鬚真可愛，她覺得那下頷上的一縷尤其秀麗。雖然已留着鬚鬚，他的年齡一定還很輕。至多三十歲，她想。那鬚鬚留得真好，否則會覺得他太年輕的。還有那對眼睛，顏色分得那樣清，轉動得又那樣圓潤，要是能用它們來做一對圈戴着，不曉得會盪漾多少人的心。

想到那裏，她要中止着她的思念，便急速把她的視線沉了下來；沉下了，她看到了她的朱古力，便一口氣喝完了那杯中的餘剩的。

貽程便又爲她斟着。

她在用匙不經意地攪着。她在想不知道怎麼她會那樣地喜歡他。

那時先後進來了幾個別的客人。她想大約是國泰三點鐘的一場散散了。在他們的對面的那間廂中，坐來了兩個外國人，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們的方向正同他們自己所坐的相反：他們是那女的向外，而他們自己是她向裏。她同她是斜對面坐着。她看見她在用小粉盒擦粉，她便想起了她自己也要擦，可是她不能擦，因爲擦了顯然是像在學她。她又看到他們桌子上的荷花中的燈開了，她便望了望自己桌子上的荷花燈，可是看到裏面沒有燈泡，她有些不好意思，她向

貽程笑了一笑。

「想吃一些蛋糕嗎？」他說，微笑着；「我想這一塊大概可以吃。」他使用她的叉把他所指的那一塊又給了她。

說起了吃蛋糕，她倒覺到了肚皮餓，她便吃了他所叉給她的那一塊；吃了，她在向盤中看，還有什麼她所要吃的。他又爲她選了一塊。可是這次她只吃了半塊，因爲她怕她吃完了他還會叉給她。

她一不留意，她又望到了對廂去。她看到那兩個外國人在說着話，很動情地。她不覺轉眼望了望貽程，而看到他是在望着她。哦，那對眼睛！她感到了自己面上的發燒。她開了她的手夾，從那鏡子中她看到她的面上在那將殘的麩脂的紅以外還有一層別的紅。她看到了，更感到了面上的發燒，便急速關上了她的手夾。

「孫小姐，你那手夾是日本貨？」鍾貽程說。

「是的；那是我的一個哥哥送給我的。他專愛買日本貨；我也愛，可是我自己不去買。」雪非

回答。『我還怕人家知道它是日本貨，可是鍾先生怎麼會知道的？』

『我看那圖案是日本的圖案。日本有些小巧的東西真精緻，真使人喜歡用它們。中國人只說要用中國貨，可是又不把像樣的中國貨拿出來，待人家用了外國貨，尤其日本貨，就用什麼名義來責人，好像人家的購用東西也是在盡一種什麼義務似地。』

『我給何玉仙就罵過，說我用日本貨，不愛國，其實她所用的也全是西洋貨，用西洋貨的怎麼就好算愛國？我真有些不服。』

『愛國問題太大了，還是讓我們談些愛別的什麼吧，比如說，你愛打扮，是不是？』

她聽了，摸了摸她的頭髮，望了她的衣服，而同時在想她還是承認好，還是不承認好。

可是愛打扮是說中了她的心的，她要否認也不容易否認，而且又何必要否認？因此，她只笑笑，不說什麼。

『你的圈和你的衣服的顏色真諧和，幾乎是同一成分的綠，不曉得是那衣料爲你的圈特織的呢，還是那圈爲你的衣服特製的？』他不解似地問。

她聽了，她幾乎笑了出來，因為他說了圈，她想到了他的眼睛，而且她也在看他的眼睛。要是把那對眼睛做成了圈，她想，她一定要請一個最精細的織機師依照它們的顏色織一件獨幅的衣服，只不知他沒有了眼睛，能不能還看到它。這樣想着，她不自知地摸了摸她的圈，彷彿那眼睛的圈已戴在她的耳上，而現在在查察，看它們還有沒有視覺似地。

「那圈——以前好像沒有看見你戴過圈——那圈的顏色嫩得——嫩得——」他有些說不出口，因為他想說的是嫩得像她的肌膚。

「你好像又在想一句詩，」雪非說。

「嫩得像一碰就會破碎的新月——破碎的新月，不是一句詩，倒可以做一個詩題。」

「內容寫什麼？」

「寫新月的破碎。」

「破碎的新月，新月的——」突然有什麼思念阻止了她的往下說。

「你戴了圈這樣好看，怎麼不大看見你戴圈？」他也覺得還是縮回到圈上去。

『我晚上有時戴，白天却戴得很少；我又沒有耳朵眼，戴一副圈很費事。』

『今天白天戴了，想因為特別有興緻？』

她望了他一眼。

『因為天氣那樣好，』她說了想看一看天氣，可是看不到，而看到了對廂的那位男外國人
在按電鈴。

侍女來了，那男外國人又要了些什麼。

『你還要吃什麼不要？』貽程問雪非。

她搖搖頭，耳下的圈在輕微地搖擺着。

『我想喝一些酒？』他似乎在徵求對方的同意。

『喝什麼？』

『喝一杯純的 Absinthe。』

『那種酒厲害不厲害？』

「有一些酒意，可是並不怎樣厲害；你要不要也喝一杯？」

「我不要，我怕喝了面孔會紅。」

「沒有什麼的；或者你喝一杯 Absinthe Cocktail 也好，淡些。」

他便要了一樣一杯。

侍女把他們桌子上的杯碟都收了去。他們感到了一種清靜。

她又打開了她的手夾照了一照，看到她的面上總得再擦一些脂粉。她不好意思當着鍾貽程的面擦。她想還是到小間去。她又不好意思對他說她要到小間去。可是他是說她愛打扮的，而現在她的面上的顏色却不大滋潤，不大柔和，那是逃不了他的眼的。其實他自己也是愛打扮的一個人，差不多她每次看到他，他總是用着一條不同樣的領帶。她一定要到小間去，她便慢慢地合上了她的手夾，說：

「我要樓上去一去。」

他略站了站送着她。

雪非走進了小間，把門鎖上了，便打開了她的手夾，先用擦面紙擦去了面上的油膩，然後擦着粉，塗着胭脂。她一邊在擦着，塗着，一邊在想，貽程一定一向就很注意她的服裝的。她覺得這天那副圈戴得並不冤枉。從那圈的綠，更顯出那胭脂的紅了。她自己也喜歡那對圈。既然他說她戴了圈好看，她以後要多戴，尤其在能碰到他的時候。要是更熟了，他是會對她的服裝有所建議的，她相信。她要能把他請到家裏來才好，他可以教她做詩，並可以顧問她的打扮。不曉得對他說了，他會不會答應？可是她又想是沒有什麼不答應的理由的，她要去對他說。她要告訴他她只想學做詩，不願學什麼別的，所以她不想再到學校去，她要請他到她的家裏來。

裝上好了，她便回到了樓下。她看到酒已拿了來。他酒並沒有喝過，只是在抽烟。

「讓你等了好一回，」她抱歉似地說。

「沒有，你去得並不久，」他說着，在望着那新擦上的粉與新塗上的胭脂。

「這酒的顏色真好看，像眼青，」她說了，看了看他的眼睛。

「爲眼青，」他向她舉起了他的酒杯。

她也舉起了她的，說：『我可不大會喝酒。』

『喝一些。』說了，他喝了一口。

她也喝了一小口。

『很香。』她放下了她的杯子，並在用手巾輕按她的嘴唇，而手巾上着了兩小塊紅。他看到了，想起了紙烟頭上的紅，便打開了他的烟盒，遞了過去，說：

『抽一支？』

『我不會抽。』

『試試。』

她便拿了一支。

他給她打火。

吸了一口，從她的嘴唇上拿下來，那他所想到的紅已顯現在那烟頭上。她在撫摩着那烟頭上的臘脂。

「真好看，」他說。

她笑了一笑，又把烟送到了嘴唇上去。

「你說你不會抽烟，可是從你的烟的吸的姿勢，執的姿勢，都不像是不會吸的，」他發見了什麼真理似地說。

她聽了，看着自己執烟的另一個姿勢。

「我說我不會抽，抽却有的時候抽過，」她說。

「對咧，你並沒有說你沒有抽過烟，這只能怪我自己不會聽話，以致上了一個小小的當。」

「你要這樣說，我真要不抽了。」

「那非特不會聽話，簡直還不會說話。」

「我不抽了，」她預備捧熄那支烟。

「哦，不要——我說錯了話，我喝酒，」他自責似地喝了一口。

她笑着，又抽了一口烟；抽了烟，還喝了一口酒。

放下杯子，她看見侍女走了來，在問是不是他們叫她。賒程回答了，她不是，她便旋到了對面的那間廂去。那男外國人要她開眼。她答應了，又走了開去。

「哦，他們要走了，」雪非想。

她在抽着烟，而在烟霧中，送走了那兩個外國人。她想她也該回去了。可是她還沒有對他說關於請他到她家裏教書的事情。要是不說清了就走，她是不願意的。她必得說。

烟抽到剩了三分之一的樣子，她把它熄滅了。

「我想同鍾先生說一件事，不曉得鍾先生答應不答應？」她終於說。

「什麼事？想是沒有什麼不答應的。」他半肯定地回答。

「現在我到學校去課上得很少，而且我又只想學做詩，所以我不想再到學校去。想請鍾先生到我的家裏來教，不曉得你有沒有空？」

「雖然我在教書，我却以爲人不必讀書。我早想把這意思對你們說，只是因爲看來有些矛盾，總沒有把它說出來。現在你說你不想再進學校去，那是不用說，我很贊同的。因爲讀書什麼用

處都沒有，只是白費時間。——可是這只就學藝術的學生說，學科學之類的自然情形有些兩樣。而你是要學做詩，而做詩是只有從人生方面學得到，是一些都沒有進學校的必要的，除非你也把進學校認做人生的一部份。可是那就決不是去讀書。即使要讀書，你可選幾本自己讀，而進學校却反而不一定能讀到。至於說你要請我到你的家裏去教，那也是可以不必的。你要讀什麼，我們可以一起選定；你做了詩，我們可以一起研究。就是你剛才給我的那幾首詩，待我回去詳細看了，讓我們看有什麼可以商酌的地方。反正要見面不會是很難的事情，所以倒似乎無須預先規定了我每天或者一天間一天到你家裏去的。末了，我再說一句：做詩，除了有做詩的氣分以外，第一先得認識人生，豐富人生，而讀書只能於技巧上稍有幫助，於大體上可說全然無補的。」

雪非覺得自己才上了做詩學理的第一課。她看要請他做西席的想，念是無望的了。可是他說他們見面不會是件難事，那末，既然能見面，何必一定要請他來教書？她本來就想只要能常見到他，請他教書只是一個要他常到她家裏來的藉口而已。所以她的中心中很是快慰。

「既然鍾先生這樣說，我完全聽鍾先生就是。可否請你現在爲我選幾本書？」她想了一回

說。

「好的，我給你選幾本；我家裏也許有，過一天我可以帶給你，現在可不用寫了。」

「要是有什麼疑難要問鍾先生的，我怎樣可以找到你？」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我的電話號碼是——」他把它寫了出來。她也寫了她的，交給他。

「那幾首詩你看好了，可否請你就通知我？」她羞澀地要求着。

「好的，我看好了一定就通知你。」說了他喝了一口酒。

他望着她，意思要她喝酒，可是她沒有喝。

「你不再喝一口嗎？」他終於說出了口。

「我喝不多，」說着，稍喝了一些。

賚程把他的一杯喝乾了，並喝了些冷水。

「你喝乾了，我送你回去；要是你真不能喝，那不喝也就算了，」他並不強求她。

「我想不喝了，我們還是走吧。」

他便會了賬，而送她到她的門前。

鍾貽程送了孫雪非，便回到他自己的家裏。他先走進書房，看沒有人，便轉到了臥室去。他看到他的夫人在那裏翻當天的新聞紙。

「你打算去看電影？」他知道他的夫人只有在要看電影的時候，才翻新聞紙，找電影廣告看，看那一家的電影好。

「不，因為我厭氣，我在隨便翻翻。今天你是不是兩課，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她不信地問道。

「今天我——」他這才想起他那天有兩課，可是第二課，給孫雪非一纏，把它忘了，他沒有去上——「是兩課現在什麼時候，遲了嗎？」

「我不知道。你手裏拿的什麼？」

「課卷。你看有什麼好的，回頭我們去看電影。」他指着新聞紙說；說了，他又走到了書房中

去。

他坐下來看孫雪非的詩。他覺得她的詩的滿幅的感傷的情調都似乎是自己做作出來的。可是她聰敏是有一些。她能寫詩，要是她不掩藏她的真感情的話。他在前後翻着。他想從中選一兩首拿到什麼雜誌上去發表。

可是剛才他們怎麼會提到了詩？他在回想。而且她又怎麼會把那些詩隨帶着？那一定是她預先那樣計劃了的，他終於想。而且她還故意不把她自己的車子坐去。他覺得他上了一個當，上了那小小的孩子的當。他在笑他自己竟會被那樣的一個孩子捉弄。在小朱古力店的時候，他想他本想再約她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的。可是他總覺得她是一個孩子，彷彿自己是在欺侮她，終於沒有說。要是說了——不，還是不說的好；要是說了，也許他真會欺侮了她的。

對咧，他忽然穎悟地想，她可以做 Madame de Salor。在上海，藝術界的人太枯燥了，而且彼此又那樣地疏遠。要是有一位夫人對於藝術有些修養，長得又漂亮，又會酬應，而且對於錢與閑又不怎樣成問題，她可以規定每星期兩次或者一次，公開招待藝術界與文藝界的人吃茶。

藝人們只要認識主人，或者認識主人的別的客人，而且是趣味相投的，可隨便到那裏去喝一杯茶，吃一些點心；他可在那裏碰到熟的人，也可認識生的人。他可不受什麼拘束，同他要同他談的人談談。要是那廳堂大的話，還可闢出一片空地，以備要舞的人舞。那裏除了藝人們以外，常川的客人會有對於藝術有興趣的夫人們和小姐們。是的，孫雪非可以做這樣的主人，可以做這樣的花廳夫人。

只是，他又想，她還不是夫人。那是很可惜的事。又不能做花廳小姐，因為小姐是最脆弱的東西，經不起碰，而做那樣的主人的人是接觸得很多的。他自己是有夫了，又不能娶她。要是有了娶她的人，而她是夫人了，可是那娶她的人並不願意她做這樣的花廳夫人，那才更可惜。她會給一個男子關了去。她說她要請他教她書，他現在決定他要教她怎樣不要讓一個男子佔有了她的晚上，還要佔有她的白天。

他要造就一個花廳夫人，因為他看孫雪非是可以這樣被造就的。

孫雪非向鍾貽程說了謝謝，說了再見，使用一個手指在按着門鈴，而兩眼在望着那車子倒

頭，那車子開走。她進了門，覺得她自己的步武很輕快，一顛一簸地，彷彿有音樂在伴奏似地。上了樓，她就到小間去，在從鏡中端詳着自己。她用兩手按着她的鬢曲的頭髮，頭略側着；一只圈下垂着，一只圈幾乎靠到了她的頸項，臙脂的顏色還沒有褪，依舊紅紅的。她覺得自己很好看。那件衣服又那樣地貼身，身體的線條很明顯地顯現着。她真快活。她想飛。

「是小雪回來了？」她聽到了她母親的來自烟舖上的聲音。

「是的，媽媽。」她一顛一簸地飛進了她母親的臥室。

「你今天不是去上課的嗎，怎樣打扮得那麼齊整？」母親停了烟杆的捲動，望了雪非一眼，說。

「我不是每去上課都打扮得很齊整的嗎？」雪非不服地說。

「可是你今天還帶了圈。小雪，你真像一個大人了。」

雪非聽了，心中有些搔癢的。

「是嗎？」他不曉得要怎麼說，就這樣說了；說了，她坐下在烟舖上，看她的母親打烟。

「媽媽，有什麼可吃的，我有些肚皮餓。」她似乎覺得有很多的話要說，可是又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想了一回，只說了那樣的一句。

「你這樣大了，肚皮餓還要對我說，你不會叫阿翠？」母親撫愛地責怪着。
雪非便按着床邊頭的鈴。

「太太要什麼？」阿翠進來問。

「小姐肚皮餓，你看有什麼可吃的？」太太說。

「三姑太太剛送來的一口酥，小姐要不要吃？」阿翠問道。

「不要，怪膩的。你到我的房裏去拿幾塊餅乾吧。」雪非隨便打發。

阿翠去拿了來。

「再給我去倒一杯茶，要濃一些。」雪非又吩咐。

「我也要一杯。」母親趁勢說；「你怎麼要末吃開水，要末又要吃濃茶？」按着問雪非，說着，她把打好了的烟，裝到了斗上去，便不等她的女兒的回答，在對着火開始抽了。

「因為我剛才吃了一些蛋糕，到現在還有些膩膩的。」雪非解釋。

茶端來了，一杯放在烟盤中，一杯遞給了雪非。分派好了，阿翠依舊走了出去。

一口氣抽完了烟，喝了一口茶，母親接着說：「你去吃了點心，又是同什麼同學？」

「不是同先生。」

「是女先生？」

「是男先生。」

「就只你們兩個人？」

雪非笑着點點頭。

「怪不得你穿得那麼漂亮，又那麼起勁的樣子。」母親調笑着。

雪非聽了，又有些羞澀，又有些得意。

爲免除顯露偏促的痕跡起見，雪非在一些一些地捻餅乾吃。

「那位先生已娶了親沒有？」母親停了一回問，從烟舖上坐了起來。

「你怎麼會問得那樣遠？」雪非不悅似地說，看來好像在責怪她的母親，其實因為可以說被觸到了心經。

「給你說親，你總說不要；現在我看那先生是你中意的，要是他還沒有娶親，我可託人前去說一說，把這樁事情了了，也可免得我老是擔心——你看你這樣大了，只是成天成夜地在外邊跑，總不像個樣子。」母親訴說着。

「這是你自己多擔心！我隨便你怎麼說，也決不嫁人。」妒氣似地說。

「那有女子不嫁人的？那末，那位先生究竟娶了親沒有呢？」母親重說着。

「娶了娶了！難總好了，好媽媽！」

「祝家的二少爺，我看是一個很好的人才，你爲什麼不喜歡他呢？」

雪非想回答，可是不願意，而且也想不出什麼回答，她便停頓着。她想要是鍾貽程沒有結過婚就好了。要是他的母親再逼，她繼續想，她就嫁鍾貽程。已有了夫人有什麼關係？只不知他願意不願意……

在她的母親的意思呢，她總希望她能嫁一個好好的人家，不要再像她自己一樣，名不正，言不順地。而且她嫁了，她也可多一個人家跑跑，自己的女兒的家裏究竟也親密些。要是再這樣遲延下去，她怕會出了什麼事情；出了事情，會給那兩個笑。所以她所說的擔心，却的確是真正的心。

「你聽我說，小雪——」母親說到這裏，突然聽到了門鈴聲；「你爸爸來了，我來對他說，」她接着說。

「你對他說什麼？他就不會聽你的話。」

一看到她的父親進房門，雪非就站起來，走前去說：「爸爸，媽媽又在逼我。」

「你們母女倆又在爭執什麼？」父親不在意地說；說着，坐下在雪非剛才所坐的位置上。

「我還沒有說，你倒先——」

「你說你媽媽逼你，逼你什麼呢？」父親好像沒有聽得母親在說話，這樣問雪非。

「還不是什麼李家祝家的事！」

「你又在邀不得她了，」父親旋向母親說。「這樣漂亮的小姑娘，怕會沒有男子要，你那樣地急得要把她嫁這個，嫁那個，小雪。」他又旋向雪非，「是不是？」

「爸爸總是這樣取笑我，」雪非撇着嘴說。

「噫，是的，是我邀不得她；趁你的意思，把她永遠留在家裏？」母親急速地說。

「小雪會永遠留在家裏的嗎？而且那裏會有永遠留在家裏的皇后？皇后在等皇帝是有的；待等到了，用不到你催，她自會跟了他就跑。對咧，小雪關於皇后，學校裏又有什麼別的新消息沒有？」

「討厭，壁報上總是說了這樣，又說那樣，我書不去讀了。對咧，爸爸，我想不到學校裏去了；我要在家裏學做詩。好嗎，爸爸？」

要是女兒自己把它看做好，在爸爸是沒有不好的。

可是他的回答並不祇是一個「好」字，而是「你已經做了皇后，現在又想做詩人？難道現在最流行的是詩人？」

「不；現在最流行的是裸體運動。對咧，爸爸，要是裸體運動上海分會成立了，你想不想加入？雪非故意把話題移過一個方向，同時也的確想探探她父親對於裸體運動的意見。

「上海分會不會成立的，工部局已在禁了。」他抱憾似地說。

「要是真成立了，我看你們父女一對是都會加入的。——真不識羞！」母親插口道。

「媽媽也加入；我們一家都加入。」雪非頑皮地說。

母親聽了，不覺笑了，並罵道：「你看這樣大了，還是這樣癡癡癩癩的。」

父親也笑了；他橫了下去，說：「你給我裝一箇。」

母親也橫了下去。

雪非走到了洋台上去，在一張搖椅中小憩着。

隔了不久，阿翠進來關照夜飯已開好。

他們便一起下樓去吃晚飯。

在飯將吃完的時候，張媽來請雪非聽電話，說是四少爺的。

「四哥說他們預備到福祿壽去吃晚飯，問我去不去；我飯都吃饱了，我回答說不去。而且我很倦我想早些睡。」雪非打好了電話回來，對她的父親和母親說。

飯畢，雪非先離開了飯廳，而回到了她自己的臥室去。

她先解下了她的圍，後脫下了她的旗袍。她把皮鞋換了一雙拖鞋。然後她穿上了一件梳裝衣。可是雖然還只五月的天氣，她覺得很熱，她又把梳裝衣脫了下來。她走到了窗前去，在向暗暗的園中無目的地望着。望了一回，她又走到了衣櫥的鏡前。她看到她嘴唇上的胭脂幾乎一些都沒有了。她想起了留在那烟頭上的紅。她想抽烟。可是她沒有烟。她想向她的母親去要一支。她一定要去要一支。可是在抽烟的以前，她得先洗一次臉，重新上一次裝。她再穿上了那件梳裝衣。她便到了小間去。從那裏她轉入了她母親的臥室。她看到她的父親在抽烟，而母親也橫着，在望他抽。

「你預備睡了嗎？」母親不經意地問。

「是的。只是我飯吃得太多了，心中覺得有些悶。我要抽一支烟。」雪非說。

母親把她的烟盒遞給了她。

打開了，雪非看到裏面只剩三支烟，她便取了兩支。她把烟盒放下在烟盤中，便致了一聲別辭，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可是她並不即抽烟，她還得先上裝。她坐下在她的梳裝椅上，像要出門似地，細心地擦着黛粉和胭脂。她在鏡中照了又照，覺得滿意了，才從梳裝椅站了起來。她拿起了一支烟。她才想起了她沒有火柴。她走到床邊去按電鈴。阿翠來了，她告訴了她要什麼。她等得很心急，就把沒有燃着的烟，含在嘴唇上，並用手指在隨意地轉動它。繼而，她想到了烟頭上的紅，便走到鏡前，拿下它來一看，果然看到有一圈紅在烟頭上了。看到了那圈紅，她的心中便無來由地跳着。她便離開了鏡子。她兩眼望着門，在等阿翠拿火柴來。

門開了，進來了阿翠。她把火柴放在桌子上，說：

「小姐，周公館二小姐要你聽電話。」

雪非又走到衣櫥鏡前照了照自己。

『你去說我已睡了，』她終於決定她不想再出門，便那樣要阿翠回絕了那電話。

阿翠出去了，她便劃了火，抽烟。

她不知道怎麼她的心中有些亂亂的。她用力抽了一口烟，走去向鏡中的自己噴着，便有一層霧流散在鏡中的她與鏡外的她之間。待烟霧散去，她在看她自己抽烟的姿勢。鍾貽程說她抽烟的姿勢很有樣，她到這時想來也還很高興。他抽烟抽得真厲害，她想，幾乎不斷地抽。她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他會不會常同他的夫人一起出去？他說他的夫人沒有進過學校，而且還做舊詩，她會不會是一個舊式的女子？想來不會，他不像是一個會娶舊式的女子的人。不知道他對他的夫人的感情怎樣？他還愛不愛別的女子？從他的詩中看來，好像他所寫到的對象很多。他會不會也把她寫進他的詩中去？

想到那裏，她的心開始了一陣急跳。

不知道他會不會出來，她又想，要是他要他出來的話，她便不自知地走到了桌邊。打開了那手夾，而取出了那寫着一個電話號碼的紙片，向它凝視着。她想去打一個電話給他，她先要阿翠去

打，待打通了，然後她自己去講。她便按着電鈴。可是阿翠來了，她不好意思把那意思說出來，而且接通了，她有什麼可以要他出來的藉口？她便要阿翠去斟一杯茶，說要斟得濃濃的。

她把殘烟，丟入了那空空的壁爐中，闌珊地，並流連地向那烟頭上的紅凝視了一眼。

阿翠茶端來了，放好了，就想走。可是雪非的話打住了她。

「剛才周公館二小姐說了什麼話沒有？」她還是在絮念着想打電話的事情。

「她就說要你聽電話。後來我回頭說你已睡了，她沒有說什麼，她說沒有什麼別的了。」阿翠回憶地說。

「好了，沒有別的事了。」可是在阿翠將跨出房門的時候，雪非又趕速說：「哦，阿翠，我還不睡，要是有什麼人打電話給我，請你來通知好了。」她怕錯過了鍾貽程的電話。是的，她在希冀着，也許鍾貽程會打電話給她。

阿翠走了，她感到了空。她最好有一個人，她可以對他講講她心中的事情。她覺得有許多話在等着她說。她想到了河玉仙，可是她在學校裏，這個時候要去找她是太遲了。她在後悔；她不該

回絕了周淑芳的電話。她不曉得他們到那裏去了。他們不會去看電影，因為打電話來的時候已過了看電影的時間。他們大概到什麼舞場去了。她想她還是去打一個電話給她，也許她還在家裏。她便去打電話，可是周淑芳他們已出去了，而且又問不出他們所去的地方。她想他們也許在大滬。可是她不敢到那裏去找他們——要是去了，他們却不在那裏，怎麼辦呢？她又不能一個人去坐着。

回到了房間後，她還是不能安定。她總想要找到一個人說說話，否則她不曉得要怎樣才能處置她的急跳着的心。

她從桌上看到了那杯茶——那是她按了電鈴，阿翠來了，隨意指使她去倒了來的——她便拿起來就喝了一口，彷彿她真需要喝茶似地。在放下茶杯去的時候，她又看到了那支餘剩下來的烟。她取了它起來，在手指中轉了幾轉，把它送到了嘴唇上去，劃了一個火燃着了它。她抽着，可是抽了兩三口，便把它丟進了壁爐中。她又拿起了那電話號碼來，她想去打電話給鍾貽程。可是她又遲疑着。她走到小箱子邊去，俯下去看那手表，一看已快到十一點了。雖然她相信在

那個時間他不至於會睡，可是在那個時間打電話給他似乎已太遲了。而且要打，又有什麼話可對他說的呢？這却是最成問題的。她想不出什麼可說的話。而且，無論她說什麼，她知道，他是會知道她的對於他的急切的。她不能讓他知道那個。可是爲什麼不能讓他知道它呢？她又想不出那所以來。她是在憤恨着，可是憤恨着什麼，她又不知道。她便憤恨地倒下在牀上，而兩手在用力擠着絨毯和枕頭，彷彿絨毯和枕頭就是她的憤恨的對象似地。

雪非便那樣地過了一個不大安適的夜。

第二天是星期二，就是不定當不去讀書，她也是很少到學校去的。可是那天她却要到學校去。因爲，雖然已過了一晚，她還是想同何玉仙去講講。而且她還想起了胡元康和她還有一個非正式的約。那雖是星期三的事，可是她星期三不會再去學校，還是那天想法去向他說明了的好，免得他在校門口癡等。

車子開走了，她對阿貴說，她要買烟，要他開她到一個紙烟店去。是的，她要爲她自己購備一些烟。阿貴在霞飛路的一家紙烟店的門前停下了，她便從車中走了出來。

她告訴烟店的人她要買烟；要他拿幾種給她看看。

『是不是你自己要？』烟店的人問道。

『是的。』

烟店的人便取出了 My Darling 等幾種。她覺得 My Darling 那個名字很有趣，可是她不好意思用。她選了一罐 Abdula 五十七號。她喜歡那烟罐的顏色。她請那烟店的人開了罐，她便抽出了一支。她看它小小的，扁扁的，很可愛，就是金頭也並不覺得討厭。在她那樣把玩的時候，烟店的人給他劃了一個火。她看到了火，她便把它抽着了。

付了賬，她回到了車中。

『現在到學校去，』她坐定了，對阿貴說。

在雪非的車子將抵校門的時候，她看到前邊有一輛車子在來。那條路既比較靜，而且又不怎樣寬，因此在往來的車中都會很容易彼此一望，而雪非看到那是鍾貽程的車子。她看見鍾貽程坐在裏邊。她關照阿貴停車。她旋回頭去看那已開到了她後面去的車子，而看到那車子

也停在那裏，貽程已在開門下車。

阿貴看鍾貽程來了，便把車門打了開來。

『你去上課？』貽程站在她的車旁問道。

『不；我去看何玉仙』她答道。

『約好了的嗎？』

『沒有。我不一定要去。你現在上那兒去？』

『沒有什麼一定的地方。要是你不一定要到學校去，我們還是一起到小朱古力店去如何？』

『好的。你坐到我車中來。』

他想也好。他關照了他的車夫開到小朱古力店去，便踏進了她的車中。

她想不到他會碰到他，因此她沒有戴圈。她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欠缺。

『因為今天我沒有你的課，我也沒有想到你會有別班的課，所以我今天的碰到你是很意外的，』她說，彷彿在給他一個她那天所以沒有戴圈的解釋。

「好一個自我中心者！」他開頑笑地說；接着他說明道：「我今天也就只這三點鐘的一課。」
「你昨天晚上在那裏？」聽到了說她是自我中心者，便想到了她昨晚一晚的不安適，不覺那樣問道。

「昨天晚上？」他記起了他是在陪他的夫人看電影，可是他覺得那是無需說清楚的，便接着說：「我在看你的詩。可是你怎麼想起問到我昨天晚上？」

她微笑着，沒有回答。

「你呢，你昨天晚上在那裏？」他看她不說話，便那樣反問了一句。

「我，我沒有出門，」她羞澀地說。

「早知你沒有出門，我該打一個電話給你，」他抱憾似地說。

她委屈地望了他一眼。她拿起了烟罐，抽出了一支烟。

他給她打了火。他自己也燃了一支。

「你的詩我統看過了，」他停頓了一兩分鐘說。

『謝謝你；怕沒有什麼可看的。』她淡淡地答道，因為她這時的思念並不在她的詩上。他想說一句什麼話，可是車的停打住了他的話頭。

阿貴開了車門，貽程便扶了雪非下車。

他們先後走入了小朱古力店，而彷彿先有了了解似地同向那原位遣走着。他們看到那是空着在那裏。可是走到跟前一看，才知道已被兩個人佔有着；同坐在那張向裏的椅子上。他們便轉到對面的那間空廂中去，隨帶着上了一個當的感覺。他們依舊面對面地坐着，而且依舊是她向裏而他向外。

『昨天我那杯酒沒有喝完，今天我還想喝那種酒，』她看見侍女走了來，便對貽程說。他便要了兩杯 Absinthe Cocktail。

酒來了，她真喝，而且喝得很快，不多時候已喝去了大半杯。

『你好像在轉什麼念頭？』貽程止不住地問道。

她一邊在抽烟，一邊在轉弄着那扞着一顆櫻桃的牙籤。

聽到了他的話，她的嘴唇動了動，可是沒有話說出來。

「你想說什麼？」他柔聲地說。

「我想哭。」她終於說着，真從她的眼睛掉下了淚珠來，她便趕速用手巾按着她的眼睛。他離開了他的原位，坐下在她的邊頭。

「你爲什麼悲傷？」他用一手撫着她的肩膀問道。

「我不知道。」

「我有什麼使你不快活的地方嗎？」他告罪似地說。

她不回答，只是在用手巾擦她的眼睛。

「現在好了，沒有什麼了。」過了一回，她說：「我祇是這樣地孩子氣。」

看到她在笑，他的心中也寬弛了，便重說道：「有什麼事使你那樣悲傷？」

「不，我並不悲傷；也許是因爲我快活。」

「這樣說來，你是在戀愛着？」他相信能使一個小姑娘快活到哭的只有戀愛。

她不承認，也不否認，只羞澀地望了他一眼，微笑着。

「你愛誰？愛我？不管你愛誰，我可愛你。是的，雪非，我愛你。我看你年紀太輕，我一向不敢對你說。可是，現在，我不管這一切，我要告訴你：我愛你。」說着，他把她擁在他的肩膀中。

「我也愛你，我還不止愛你，你看我是怎樣地愛你，貽——我可以叫你貽程嗎？貽程，我私下把你的名字說得太熟了，現在不覺便把它脫出口來。不管你答應不答應，我要叫你貽程。是的，我知道你會喜歡我叫你的名字，叫先生多難聽。——貽程，我不曉得要怎樣說，我只能說我愛你。」她靠在他的懷中，微昂着她的頭，那樣地一口氣說着。

「好，我們來乾了這一杯，以祝賀我們的彼此相愛。」他舉起了他的酒杯說。

她也舉起了她的酒杯，並執了那顆櫻桃，說：「並吃了這顆櫻桃。」

他們碰了碰杯，把酒喝乾了，然後吃那櫻桃。

「我們再喝一杯如何？」她覺得她快活極了。她真願意喝一個醉。

「好的，我們再來一杯。」他欣喜地附和着。

他便按鈴而再要了兩杯酒。

「你要不要吃一些什麼點心？」貽程停了一停說。

「我不要吃，我不餓。」雪非回答。

「再抽一支烟？」

她便從烟罐中抽出了一支。

他們在靜默地抽着烟，而所要的酒已經送了來。

「我們喝了這杯酒，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他探問道。

「隨便那裏，只要是你要去的地方，我都去。」她全然信任似地說。

「到福芝飯店去如何？」

她嬌媚地望了他一眼。

「那樣遠？」她怯弱似地說。

「那是一個我所想去的地方。」他輕輕地湊着她的耳朵說。

「那末我也去——不要說是福芝飯店，就是福芝地獄，我也跟你走。」

「一個聽話的孩子。」

她不說話，彷彿在沉思着什麼。

「你在轉什麼念頭？」他問道。

「我在想，到那裏去吃飯的人會不會多，」她擔心似地說。

他一時沒有回答。可是在想了一想以後，他終於說：「天氣還不怎樣熱，我想去的人不會多。」

「我們什麼時候去？」

「乾了這杯酒。來，我們來乾了它。」

她執起杯來喝了一口。

「我喝乾了，」他說。「你倒一些給我，我幫你喝。」

她倒給了他那餘酒的一半。

「我們只要有一輛車子就夠了，」他喝乾了酒說。「你還是去吩咐你的車子回去？」

她沉思地點了點頭，便站起來，去關照了她的車夫。然後他們上了他的車子。他對他的車夫說開到永安公司。

『到永安公司？』她不解地問道。

『我想去買一些烟，而且順便去看看，有什麼烟盒可買的，買一只，』他解釋。

他們到了永安的烟草部。而在一只一只地選擇了幾只以後，他爲她選中了一只烟盒，是一只一端放烟，一端放臘脂和粉的盒子。他爲他自己還買了兩包二十支裝的 *Consulat*。

從那烟盒中看到了臘脂和粉，她想起了她的面上的，便就烟櫥上的鏡子中去照了一照。

『我的面孔多紅，』她從那裏看到了一層酒意，說。

『而且多美，』他低語道。

她望了那櫃中的女職員一眼。她怕她聽到了他們的私語。

待找頭來了，他便扶着她出來，重上了他的汽車。

『到福芝飯店，』他對他的車夫說。

在車上，他們二者幾乎都不說話，彷彿有一個什麼沉重的不可知，壓住了他們的兩顆心。待車轉到黃浦江邊頭的時候，雪非才感慨似地低語道：

「多美麗呀，黃浦江上的夕陽！」

「美得像你的面孔上的殘紅，」貽程接着說。

車子停下在福芝飯店的門前。

她想對他說先到海濱去走一走，可是她沒有說，而且她又覺得她似乎並想不到海濱去。她只是依在他的臂膀中向那屋子走着。

一走進那屋子，便有兩三個侍者上前來迎候着，並再開了燈的開關的兩個。屋中還沒有什麼別的人，就只夫婦似的一對的兩個洋人在那裏吃茶。侍者中的一個在想領他們到一張打邊桌上去。

「吃飯時間還早，我們先開一個房間坐坐如何？」他在徵求她的同意。

一陣奇異的心跳阻住了她的回答。

「有房間沒有？」他旋過去問那侍者。

「有是有一個，只是給一個外國人定了明天來住的；要是你們能在明天午前走，我們可以把它開給先生，」侍者申說着。

「也許我們不會過夜，只是想暫時息息，請你把它開給我們好了，」貽程說。

侍者領着他們，去開了那最左的一間房的門。

「就是這間，先生，」侍者指點說；說着，並把房中的電燈開了。

「好，謝謝你，」他對侍者說了，便扶着雪非跨進了那房中去。

「請你出去幾分鐘，」雪非向貽程要求着。

他便又跨出了房門，並把房門關上了。他自己也到了屋子的後面去。待從屋子的後面出來了，他索性走到了屋前的空場上去，站在那裏幽閑地噴着烟。

而雪非把小箱子的門關上了，便在對着鏡子整裝。裝整理好，她開了那烟罐，取出了幾支烟，而把它們放在那貽程剛爲她買了的烟盒中。她還另外手中執了一支。她看火柴插上沒有火柴。

她想按鈴，可是她的心跳得厲害，彷彿是在進行做一樁不能做的事情似地。她按捺了一下她的心。她走到鏡前去端詳了一回鏡中的自己。她的心又是一陣急跳，她不知道她自己在恐懼呢，還是在歡喜。即使不要火柴，門總得開的，她想還是去按電鈴。她便輕輕地走去，輕輕地用一個手指輕輕地按了一下。

聽到了後面的鈴聲，貽程旋轉去，而看到有一個侍者在向那房間走去。他便也隨着走了去。侍者敲了兩下房門，房門便向裏開着。

『你站在門前？』她看到了他，驚異地問道。

『不；我剛來，』貽程回答。

『小姐，要什麼？』侍者問雪非。

『哦，我要火柴，』剛醒悟了似地說。

『不要了，』貽程對侍者說；『這裏有。』

他便給她打了一個火，並關上了房門。他自己也點着了一支新的烟。他坐下在一張低低的

沙法椅中。

坐在那沙法椅中，貽程一邊在間隔地抽着烟，一邊在一貫地凝望着雪非。他看她一忽兒抬頭望着牆壁上的一張畫，一忽兒走到桌旁向烟灰盤彈着她的烟。她一忽兒走到窗前，好像在向外望什麼，雖然那窗子並不是透視的，一忽兒又走回到了室中。她有時也不自覺地望他一眼，可是在她看到他也正在望她的時候，她便急速把她的視線投到了別處去。最後她走向鏡前。她在看那鏡中的她在向她走來。可是走到她將同她碰到的時候，她又旋了過來，讓她的背對着那鏡子。

看到了她的身體的徘徊，他的心也在隨同徘徊着。終於，他站了起來。他先去熄滅了那烟頭，然後走近她的身邊，執着她的那只下垂着的手，說：

『你好像有些心不定？』

她湊過去也把她的烟頭熄滅了。

『是不是？』他重問着，並執了那另一只手。

『我不知道，』她低下頭去說。

『坐到這邊來，』他引她到了那張他剛才所坐着的沙法椅旁。

他坐了下去，並使她坐在他的身上。

『你的心跳得很急，你的面孔很熱，』他隨了他的撫觸說。『我的也是的。』他便執了她的
手按在他的胸前，按在他的面上。

她不說話。她不動。她不聽。她不看。

她只是心跳。

他解除了她的一切的繫聯。

他站了起來。那已被解除了一切繫聯的她側臥在他的兩臂中。

『冷嗎？』他細微地問道。

她搖搖頭。

他把她平放着。

像她剛才在鏡中端詳她自己似地，他在欣賞着她。

他也解除了他自己的一切的繫聯。

他走上前去，遲緩地，急促地。

她在緊逼着那想透出她的喉嚨的聲音。

她在震戰着。

剛才他們從黃浦江上看到了夕陽，而現在在室中照射着旭日。

是一片曉霞，薔薇色的，胭脂色的。

像一個炸裂了的太陽。

而曉霞映上了他的一塊手巾。

他凝視着他那映着曉霞的手巾，虔誠地。

一個震戰落上了他的身，落進了他的心。

他沒有想到過會有那曉霞。或者，他就從沒有想到過那關於那曉霞的事情。或者，更貼切地，

也許，他至少在他的潛意識中，以為那曉霞決不會再在那時透露，是早已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透露了的。

可是那曉霞却透露在現在。

在似乎不該有憾意的那時，有一絲憾意曲折地盤旋在他的意念中。他彷彿覺得他撕碎了一幅他本以為是一張名畫的複製的，可是撕碎了，才知那是真蹟。他不一定是爲了更喜愛真蹟，只是不預知那是真蹟，而無心地撕碎了它，是難免會使他有遺憾之感的。現在是已把它撕碎了，他不由地感到了內疚。可是那所以使他感到內疚的，並不在撕碎真蹟本身，而在把它看做複製。因此他對那才被無心地撕碎了的真蹟便更覺到了留戀。

在他的沉思間歇的時候，他聽到房外已有了刀叉聲。

『我們預備去吃飯吧，』他柔軟地望着她說。

他們便作着去吃飯的預備。

走出了房門，他們就在一張最近的桌子旁坐了下來。他取起了菜單在看，看那餐有些什麼

菜。

『你看這菜怎樣？』他把菜單遞給了她，問道。

『很好，就這樣。』她約略看了看說。

他便要了兩客定食。

『有冷水？』他問一個侍者。

『有。』侍者答道，『我去拿。』

侍者去拿了一瓶冷水來，給他們各斟了一杯。

他在喝着。

她摸了摸她的玻璃杯，遲疑地對他說：『這是冰的？』

『是冰的。』他又喝了一口答道。繼而，彷彿領悟了什麼似地，他寬解地說：『哦，沒有什麼的，我常喝冷水；而且回頭還有冰其林，我也吃。』

給他一寬解，她倒感到了不好意思，她便微赧地望了望四周，看有什麼在注意她的人沒有。

她這才注意到在那裏吃飯的人並不多，一起只佔有着三四桌。

那天他覺得他的胃口特殊地好，把一個一個菜都吃完了；就是她，吃的也不好算少。

『你吃不吃？』冰其林來了，他想到了剛才所說的，在笑着問。

『我不吃，』她搖着頭說，微笑地。

可是，雖已說了不吃的，她看到他吃得那樣有興味，她也吃了一些。

『我們再到那裏去？』眼看那飯是已在被結束了，他便不由地問道。

『到什麼舞場去？可是我不想舞，』她決不定地說。

『好，我們不要舞；我們到那裏去坐坐。——或者我們到聖愛娜去？』

『好的，我們就到聖愛娜去。』

他們便到了聖愛娜。

大概因為那天既不熱，又不是星期六或星期日，在那園中坐着的人並不怎樣多。可是打小
哥爾夫的却有好幾組在那裏盤繞着。

他們走到了園的中央，選定了那張靠近小橋的桌子。

「剛才的珈琲似乎不大濃，我還想喝一杯珈琲。」在侍者來問他們要什麼的時候，她對賄程說。

「一杯珈琲，一瓶U. B.」賄程關照那侍者。

「冰珈琲？」侍者問道。

雪非聽了笑了，便說：「不熱珈琲。」

侍者便去照所要了的拿了來。

手給啤酒弄濕了，賄程在他的袴袋中摸他的手巾，摸來摸去地，只是摸不到。雪非看到了在笑，便從她的手夾中取出了一條乾淨的遞給他。這才使他想起他那手巾是被鎖在他的椅子的後袋中。

「謝謝你。」他笑着說，一手在接她遞過來的手巾，一手在撫摩着那鎖了的袴袋。

他用那手巾揩了揩手，想把它還給她，可是正在他剛伸手過去的時候，他又縮了它回來，並

說：

「借給我？」

她點點頭。

「我想問你一句話，」他停頓了一兩秒鐘繼續說，「你怎麼知道，或者以為，不能吃冷的東西？」

她微笑着。

「我不曉得聽誰這樣說過的，」她終於羞澀地說。

「要是吃慣了，其實是沒有什麼的，」他保證似地說。

那「慣」字她聽來有些異樣，因為她的確還沒有慣，或者說，她還無從經過那「慣。」可是，她繼續想，她以後也許是會慣了的，無論能吃冷，或者不能吃冷。

「回頭我也想吃一些冷的東西，因為我本來是喜歡吃冷的，」她最後說。

「我還要說，」他又把話題稍移了一個方向，「我今天很感謝你，你使我得到了這樣的一

個快活。」

她聽了，她的面上浮着一層輕紅。

「我也很感謝你，你，你給了我一個不平常的轉變，」她啾啾地說。

「我真覺得榮幸，給你那轉變的會是我。——你肯讓我供認嗎？那是我沒有想到的。」

「你以為我是那樣地隨便？」她聽了，有些不悅地說。

「我以為你不會那樣地不隨便。」

「你的意思是？」

「想你不致於會遲延到這時才捉住你那人生最完美的剎那。」

她不說話。她在回憶着。

「可是我更該感謝你，因為你把你那最完美的剎那留給了我。」

「要是我沒有把它留給你，你就——」

「我的意思決不是專注在那一點。那一點果然是可寶貴的，可是人不能專憑着那一點。你

看受人愛羨的女子，就以只在上海的說，那一個是在憑着那一點的，那一個不是經了，而且屢經了人事的？所以，我說，女子所可寶貴的並不是那一點，雖然那一點也並不是不可寶貴，而在人事經得多。」

她在凝注地望着，凝神地聽着。

「就是寫詩，」他停了一回繼續說，「我好像昨天已對你說過，也只能在人生中找到好題材，只憑想像是無用的。」

「謝謝你的指點，我的詩的，也是人生的，先生，」她笑着說，領悟了似地。

聽到了雪非那樣說，賒程在想，不曉得他自己說錯了話沒有。可是他覺得他實在愛她。他愛她的勾引，她的身體，以及她的說話。他在凝望着她。他想把她一手抱過來，可是在那樣的公眾的地方，他又不敢真那樣做。

他只想把她抱在他的懷中。

「雪非，」他終於粗糙地叫道。

「唔？」

「我這樣坐，坐不住。」

「我也有些坐不住。」

「你非回去不可嗎？」

「要坐，還可以坐一回。」

「我的意思，你不能不回去嗎？」

「我，我很願意不回去，只是——」

「不；我看你還是回去。」他感到他自己也有他的不回去的不便，便改口說。「可是，在我們回去的以前，我們還得親密地坐一回。坐在這裏不好，這樣遠遠的，疏疏的。我們還是坐到車子裏去，在那裏只有我們兩個人。讓車夫去開着，直開到我們想回去的時候才回去。好嗎，雪非？我真坐不住了，讓我們走吧。雪非，我們走吧。」

她答應。她看到她自己什麼都答應，只要是他所說的。

他旋回頭去，在找侍者付賬。

正在那時，有一個中國男子和一個外國女子在打小哥哥爾夫，行經他們的桌旁。那男子從賄程的頭的旋轉，凝視了他一兩秒鐘，說：

『這不是賄程嗎？』

『哦，是旭初，』他一邊伸手出去給對方握，一邊站了起來。『你什麼時候回國的？怎麼不去找我？』

『我剛來三天。我是想去找你，只是你看我這樣忙，我老抽不出身。』

『忙於陪——』說到這裏，他望了那站在那裏望着他們講話的外國女子一眼。

旭初笑着走過去，攙了她來，便介紹說，這位是B夫人，是同他同船來中國的；她的丈夫也來了聖愛娜，是坐在那裏。接着他對她說，那位是鍾先生，是他的最要好的朋友，也到過巴黎，剛在前年回國，她便愉悅地同他握手。握了手，她望到雪非。賄程告訴她，她是孫小姐；她也同她握手。

『許我自己介紹，孫小姐。』看賄程沒有給他介紹，旭初便向雪非微微鞠了一躬說，『我是

歐陽先生。」

雪非伸出了她的手給他。

「你還是那樣地不肯放鬆，」貽程笑着說。

「爲什麼要放鬆呢，在不必放鬆的時候好，我們去打球；待這盤球打好了，回頭我再來同你們詳談，」旭初說着要走。

「我們正在預備走。過一天我去找你，你住在那兒？」貽程問道。

「就走？」

「因爲我要送孫小姐回去。」

「住在滄洲飯店好，明天我等你，」望了雪非一眼。

旭初和B夫人便辭了他們，去打球去了。

「歐陽旭初永遠是一個快活的孩子，而且永遠不想結婚——這次不知道他結了婚沒有，」貽程告訴雪非。

賒程叫到了侍者，付了賬，便同雪非離開了聖愛娜。

他對車夫說了先送孫小姐回去。

「現在好了，只有我們兩個人了，」說着他拉她到了他的身邊。她斜倚在他的胸前，她的頭向上旋着。

「你快活嗎？」他問道。

「我快活。你呢？」

「我也快活。」

他一只臂膀挽着她的頭，一只手在這裏那裏地撫摩着，捏着。

「你頭這樣，嘴再——」他過了一回說：「姆，姆，你這小東西。」

「你罵我，我可不依。那末，再給我一個，」她軟綿地要求。

在他們的不意中，車子停了下來。

「到了！她不可挽救似地說。」

「我們再坐一會兒，」他便吩咐車夫再去繞一轉。

「賚程，我真想把你縮小了，藏在我的手夾內，帶回到我的房中去。」

「我縮小了，你看；你帶我回去吧。」

「你不要這樣扭，我癢。」

「那末，我不扭，你再給我你的嘴唇。」

車子又停了，這次她真走下了車去。

她走近她的母親的房間，聽見裏面有抽烟聲，便走了進去。只有她的母親一個人橫在那裏，她的父親已走。她同她隨便談了幾句，便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間。

「哦，這一天！這一天！」她走進了房，把她的手夾丟上了床，便這樣欣喜地自語着。

「現在他該到家了，那個壞孩子，」她又想。

家？他的家？他有他的家，不是還有他的夫人？她到這時才突然想到了他的夫人。哦，他現在回到他的夫人那裏去了！她早不該讓他回去的，她該留他在外面住——她剛才爲什麼不留他在

外面住？他不是問了她她能不能不回來？要是她說了她能不回來，而且不要回來，他難道還能回去？即使他有家，有他的夫人，可是他不去，他還不是她的？哦，多蠢，她讓他回去了！現在她只能剩她一個人！

她還想到了胡元康。哦，是的，她還約了他明天在那原地方同他見面。她也想到了歐陽旭初，她覺得他很有趣；她不曉得他是不是常住在上海。他希望他能常住在上海。然而，無論如何，她至少明天能看到他一次，因為賄程約了她明天去看他的。

「哦，賄程！又是賄程！可是他是回家去了！他是回到他的夫人那里去了！哦，他的夫人！他的夫人！」

雪非那樣哀怨地說了，便頹敗地坐了下來，用兩手撐着頭，在那裏沉思着。

於雪非，那一夜又是一個不很安適的一夜，因此，第二天早晨醒來，她覺得不知精神還是身體有些不舒服似的。

雖然那天是星期三，照平常的習慣，她是該去上課的，可是已聽到了賄程說讀書本來不是

必要的，而且她自己又並不願意讀書，她已決定了自那天起她不再去上課，她便不再作着去上課的打算。爲了要上貽程的下午的課，上午就得趕到學校去，多算不來。她在笑她自己以前竟會那樣地傻。其實要上貽程的課就上貽程的課，何必裝腔作勢地上午趕去？同學們笑又有什麼關係？不是讓他們去笑他們的就得她真儂，她竟會那樣地怕他們笑來。可是現在好了，她可不再到學校去了——看他們還能笑她不？

可是胡元康呢？她不是約了他今天下午在校門前見面？她本來因爲今天不會再到學校去，她昨天去了學校，打算提前着那約會，可是在她的車子開近學校的時候，她碰到了鍾貽程，而使那打算落了空。

『哦，從這一次的碰到他！』她在細味着那不期之遇。——她看到了她自己同鍾貽程走進小朱古力店——『酒真香！』回頭到福芝飯店去吃飯——『是爲了吃飯才去的，怎麼會開了一個房間？』而就在那房間裏——『哦，貽程！貽程！』

『哦，貽程！』她從回憶之鄉跌入了現實之境。『你現在在那裏？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能看到你？」

「賄程只同雪非約好同去看歐陽旭初，可是怎樣去看他却沒有約清楚。——『對咧，我最後還在聖愛娜看到歐陽旭初。』可是怎樣去看他呢？賄程怎麼會沒有告訴她？她自己也胡塗，怎麼不會問一問清。」

「還有胡元康！」她的思路又轉了過來。「我剛才就在想胡元康的約，怎麼會一父父了開去？下午在校門前，我總得去看他才好。否則一個人在那里等着等着——他會對我說些什麼？不會說：『我愛你！——』」

聽得了門上的敲門聲。

「誰？」

「有給小姐的電話。」阿翠的聲音。

因為她覺得不知精神還是身體有些不舒服似的，雖然已醒着，她却沒有起身，只是在那里漫想着。就是現在聽得說有人打電話給她，她也要問一問清，看她要不要起來去接，便問道：

「是那裏來的？」

「說是鍾公館，」阿翠在外面回答。

「鍾公館？」她霍地坐了起來，彷彿她已不再有什麼不舒服，無論是精神的，或者身體的。」

你去說請他等一等，我馬上來。」

雪非加上了一件梳裝衣就急速向電話機走去。

「Hello！——是的，我是。——早！不；哦，是的，我已起身。——我沒有再出去，已那樣遲。——好，

謝謝你，我睡得很好。——好福氣？哦，也許是的，好福氣！——你可睡得不大好？——那你起身得太

早了。——你是給歐陽先生的電話叫醒的？——在那里？——就在滄洲飯店？——我想你不要來

接了，我自己直接去。——好，一點鐘；我想我不會過時候。——再見。」

真地，她沒有過時候；她到滄洲的時候，到一點還差一兩分鐘。她走進休憩室，她就看到歐陽

旭初靠在一張沙法中。還只他一個人，想貽程還沒有到。她看他在那裏安閑地抽着烟。在她走進

了兩三步的時候，旭初才望過來，便看到了她。

「哦，孫小姐，你來了！一個人你沒有同貽程一起來？」旭初望了一望門，問道。

「沒有。我是一個人來的。鍾先生說一點鐘來，想他也快來了。」

「孫小姐真漂亮，我在巴黎也很少看到像孫小姐這樣漂亮的小姐。」旭初爲恭維而恭維似地恭維着。

「謝謝你。可是昨天那位法蘭西太太不是很迷人？今天她來不來，那位法蘭西太太，我意思現在來不來吃飯？」

「我想她不會來，我沒有通知她。這是我專誠請孫小姐的，請孫小姐來談談。昨天分手得太快了，分手得那樣快，使我覺得我們似乎不該見面似地。還有，我本來也是想找貽程去，昨天那樣地碰到却更好了。我同他已足有兩年沒有見過面，你知道。而更幸運的是，昨天我能看到了你。」

說到那裏，旭初看見雪非向那他所坐的沙法椅望了一望，似乎有要想坐的意思。

「我真該死。」他責罵着自己；「你看，我只顧講，却老是讓你站着。孫小姐，你看我們還是坐

在這裏等賒程，還是先到餐室去？」

「哦，我並不想坐；我倒是站慣了的。」雪非微笑着說。「可是我們先到餐室去也好，那里似乎舒暢些。」

正在他們要開始走的時候，賒程已走了進來。

「你來了，賒程。」旭初踏前了幾步，握着他的手說。「你的太太呢？她沒有來？」

「你請了我的太太的嗎？」賒程一邊說，一邊望着雪非。「你似乎只要我代約孫小姐，並沒有提到我的太太。她正在不平，說怎麼你請了我，並不請她。」

「該死，我忘了。可是你爲什麼不代我請一聲呢？現在我們打一個電話給她？」

賒程又望了一望雪非，看到她在隨意望着別的什麼地方，似乎並不在注意他們的談話似地。

「不要了，」他說；「要去請她，她還得上起裝來，太周折了。還是回頭你去登門謝罪吧。」笑着。

「好，就那樣辦。現在我們可以進去了。」
他們便一起走進了餐室。

坐定了，貽程問雪非道：

「你已來了好一回？」

「不；我也剛來。」

「就照菜單怎樣？」旭初問雪非和貽程。

雪非點點頭。

貽程說：「好，就照菜單。」

「三客，」旭初吩咐侍者；繼而他先後望着雪非和貽程問道：「我們喝一些什麼酒？」

「啤酒？」貽程說。「你喝一些葡萄酒？」向雪非。

「只怕又要把面孔喝紅了，」遲疑似地。

「把面孔喝紅了不是更美麗？」旭初說了，便再向侍者說了他們所要的。

可是酒來了，雪非似乎已不再在記着那酒會喝紅面孔的一回事，因為她一口就喝去了半杯。

「孫小姐一定很能喝酒，」旭初看到了說。『而且剛才你說的是怕又要喝紅了面孔，可見孫小姐是常在喝酒的，』說着，並望了望貽程。

『是的，孫小姐能喝酒，』貽程說。『她能喝 Absinthe。』

『那末葡萄酒實在太淡了，』旭初不服地說。『好，我們大家都來喝 Absinthe。』

『不；我不喝，』雪非說着，又稍微喝了一些葡萄酒。『而且喝酒爲什麼一定要喝濃的？』

『因爲——』旭初想回答。

『沒有理由，』貽程搶着說。

『對咧，我們不要理由，』旭初接着說。『我們要的是酒。我們各自喝一杯怎樣？』

『現在我不想喝，』雪非微笑着說。『或者要喝，回頭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喝。——我意思只指我自己，要是你們現在要喝，就請你們自己喝。』

「不，我也不喝。」貽程說：「回頭我還要上去上課，酒喝多了不好。」

「還要上去上課？」旭初問道。「上什麼課？」

貽程告訴了他。

「請一天假不可以嗎？那末？」

「還是去上了的好，前天我也已拆了一課的爛污了。」說着，貽程笑望着雪非。

「前天你不是上好了課才出來的嗎？」雪非回憶着說。

「你們一課的以下還有一課。」

「說起來，孫小姐也還要去上課。」

「我——」雪非想到了胡元康，可是她決定究竟要不要去，因為她覺得她很想同旭初多坐一回。

「請你不要去了，孫小姐。你看我是準備了同你們頑一天的，你們都去了，叫我怎麼辦？」

「雪非——孫小姐，你就不要去了。現在約好了你們在那裏等，等我上好了課我來加入。」

『好的，』雪非遲疑似地答道，而在她的心中所閃過的是：『胡元康會不會在那裏癡等？』她打開了烟盒，抽出了一支烟。

正在貽程拿出了打火機想打的時候，旭初已從火柴插抽起了一根火柴。

『你來，』旭初推讓地說。

『你來，你是主人，』貽程笑着。

『對不起，』說着，旭初便劃旺了那支火柴而燃着了雪非的烟。

終於他們決定了五點半在惠爾康會面。決定了，貽程便先走了，留雪非和旭初兩個人在滄洲飯店的餐室內。

『回頭我們上那兒去，孫小姐？』旭初略停頓了一回問道。

『在五點半以前？』

『是的；現在出去，我們到那裏去。』

『我最不會想地方，因此在我沒有事情的時候，我自己也常給那個問題爲難着——現在

是——雪非看了看鐘——「兩點剛過，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去 Open Air 』

「Open Air 好，很好，我也正在想去游泳去——哦，今天是星期三，男子不能去。」

「星期三男子不能去？爲什麼星期三男子不能去？要到星期幾男子才能去？」

「只要不是星期三，因爲星期三只准女子進去游。」

「那末其餘的日子呢？只准男子進去？」

「其餘的日子男女都可以進去。」

「這才奇怪。既然那樣，爲什麼還要爲女子那樣地特定出一個星期三？」

「大概是爲了有的太太小姐們在有男子在的時候不肯去，所以工部局爲她們這樣地特

定出了一個日子。」

「哦，哦，設想多周到！我說的是工部局，自然。可是難道就不會有不願意同太太小姐們同池的老爺少爺們，要是會有不願意同男子同池的太太小姐們的話，他們爲什麼不也爲他們那樣

地特定出一個日子，比如說星期四只准男子進去游，倒霉的星期三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游泳的？我們換一個地方去。」

『要末高橋，可是太遠了，來不及，或者到 Rio Rita 去？』

『Rio Rita 很有趣，有人告訴過我有這樣一個地方，可是現在我沒有想起，好，我們就到 Rio Rita 去。』

『只是——』

雪非，在她沒有想起一個可游泳的地方的時候，只想想出一個地方來，可是現在真給她想出了一個，她倒又有些遲疑了。因為她今年還沒有游泳過，游泳衣放在什麼地方，還得尋起來。而且她不喜歡在 Rio Rita 游泳，那樣地在一條河裏，彷彿不着邊際似地。那海邊要好得多，她好像記得她從沒有在那裏游泳過。而且天還不很暖，脫了衣服她會冷。可是她要怎麼說呢？說好了去的，又好說不去。

『只是——』旭初見雪非不說下去，便那樣重說着。

「只是我的游泳衣等不曉得放在什麼地方，找起來很麻煩，我想我們今天不要去游泳了；或者去划船也好——去划船好不好？你說？」

「很好，就去划船。而且那裏還有小哥爾夫，是不是？」

「是的；可是那裏的小哥爾夫不大好。要打小哥爾夫，還是到聖愛娜去。」

「不，我並不想打；我只是這樣問問。或者我們晚上去打。現在我們去划船去。你要不要回去一次？」

她搖搖頭。

「可是對不起，我要到房間裏去一去，至多五分鐘。」

他到房間裏去拿了一頂帽子，並拿了一些烟。回到了餐室，他要侍者把發票給他簽了字，他便扶雪非走進了休憩室。

「你有車子，是不是？」

雪非向他點了點頭。

問了她那車子的號頭，旭初關照了一個侍者去要那車子放過來。

車子直開到了蘇州河邊。他們下了車，上了渡船，不一回已來到了 Rio Rita 的租艇處。他們租了一只艇，旭初坐在船首，雪非坐在船尾。他用幾下輕槳把船盪進了一個適當的位置中。於是他向前划着，他的背便隨着船尖向空曠中直衝。

雪非是在欣賞似地望着他，他也在向她微笑着。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碰見，』他稍放緩了他的槳，說。

『前面有一只船在來。』

他旋回頭去，看到那船中也是兩個人，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而且也是女的坐着在望而男的在划着。他已全然停止了他的划，讓那只船過來；在它駛過他們的邊頭的時候，他向他而她向她地都彼此親密地凝視了一眼。

『那個女子我似乎有些認識，』雪非說。

『喜歡白相的人常能在白相的場所碰到似乎認識的人，』旭初說；『因為喜歡白相的人

總是那幾個，在那裏碰到了他的在這裏又是碰到他。」

「是的；我想起來了，正如你所說的一樣，我是在上星期六在逸園碰到她的，同了另外一位先生。」

「你很喜歡跳舞？」

「是的，你呢？」

「我也喜歡。你常同貽程一起去？」

「不，我從來沒有同他一起去跳舞過。」

「從來沒有？」驚異地。

那驚異使她感到了不好意思。她想，人家看來她同貽程似乎是很接近的樣子，其實還只從前天起他們才單獨地在一起過。可是他們也的確是很接近了。想到了這裏，她又有些不好意思。她知道她的面孔是在紅了。

「對不起，」看到了對方的窘迫，旭初覺到了自己說話的粗率；「我只是意思我以爲你們

常在一起跳舞的。」

他那樣地抱歉，使她更窘迫了，因為她想他那樣抱歉也許是爲了她以爲她看她同貽程一起跳舞有不好的意思的意思。她不願意他以爲她看她同誰跳舞有什麼不好的意思。可是她又覺得不便申辯，她只好輕淡地說：

「也許鍾先生不大喜歡跳舞，我不大在跳舞的地方看到鍾先生。」

本來旭初沒有想到過雪非和貽程有什麼關係，可是現在聽到了雪非說她同他連舞都從來沒有跳過，而且說得又似乎那樣地慌張，他倒覺得有些奇怪了。他想他昨天深晚在一個娛樂的場所看到他們，那場所又是可以跳舞的，他們怎麼竟會沒有跳過舞？他們到那樣的地方去，就爲了要去喝一些什麼水？可是貽程是很喜歡跳舞的，他知道；她也說她是很喜歡的。可是她又說他們沒有跳過舞，這使他感到了有趣。因此他想他願意知道一些她與他之間的關係。

「回頭我們逼他去，」他想了一回說。「或者我們去約他的太太一起去——你見過他的太太沒有？」

「沒有，」簡單地。

「他的太太很漂亮，在她做小姐的時候；她做了太太，我還沒有見過她。貽程是這次回了國才結婚的，你知道。」

「太太什麼太太？他爲什麼要向她提到貽程的太太？而且她漂亮，與她有什麼關係？」她想。可是她不知道要說什麼話，因此她沒有說什麼。

「貽程真運氣，」旭初繼續說；「他總是碰到這樣漂亮的小姐——你看，你又是這樣地漂亮！」

聽到了那恭維，她並不喜悅，因爲她不願意讓她給人隨意同別的女子比較，尤其同那些她想忽略的女子，而貽程的太太又齊巧是她想忽略的女子中的一個。要是貽程還沒有太太多好，她想。她又想到貽程所說的旭初總不肯結婚，只不知他現在已結了婚，或者已訂了婚，沒有。

「可是，」她微笑地說，「你不是說你是見到過做小姐時候的鍾太太的，那末你不是同鍾先生一樣地運氣？」

『是的；其實我不該抱冤，而且我也沒有抱冤，既然我現在同這樣漂亮的你在一起。』

『我不曉得你這樣的恭維是不是真在恭維我。』

『不是你，難道還有別一位值得受這樣的恭維？』

她笑着不做聲。

『你不相信我的話？』他抗辯地說。『你可從水中照照你自己，你就會知道我的話是不能不相信的。』

她望了望河，雖然她並沒有真從水中去照她自己。

『你似乎已忘却了鍾太太，』她旋回來說。

『忘却了鍾太太？我爲什麼該記得她？』

『不是說她在做小姐的時候很漂亮嗎？而且我相信她現在還該一樣地很漂亮——你不也這樣相信嗎？』

說着，她取出了一支烟，他便過去給她劃着火；劃了火，他並不坐回到他的原位中，就坐下在

她的邊頭。

「不，」他說：「這並不是說我不那樣相信，只是實在我沒有那樣想到。剛才我所以提到她，就因為我有些妒忌貽程。」

「爲了她已做了「鍾太太」？」

「爲了你不是我的「學生」？」

「爲了我不是你的學生？」

「是的；要是你是我的學生，你就可常同我在一起了。」

「可是我並不常同鍾先生在一起。」

「爲什麼「鍾先生」呢？你不好稱他貽程？你沒有稱他過貽程？」

她覺到了她的面孔的紅。他怎麼會那樣問她呢？難道貽程已告訴了他他們昨天的事？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他決不會這樣告訴他。她要怎樣回答呢？既然他問得那樣急進，她該承認，承認她是叫過貽程的而且——

「在當面，我相信，你是叫他的名字的，是不是？」旭初接着問道。

「你怎麼會這樣知道呢？」

「而且我還知道你愛她。」

「歐陽先生！」

「愛是沒有是非的，愛只有真假，所以——」

「可是！」

「是的，賒程已經有太太，可是他還可以愛你，正如你在愛他以外也還可以愛別人一樣。」

「歐陽先生！」

「請你不要叫我歐陽先生，請你叫我旭初——你知道旭初是怎樣的兩個字是旭日——」

「我知道。」

「那末就請你叫我旭初。你的名字呢？是雪——雪什麼？」

「你怎麼知道是雪什麼？」

「剛才在吃飯的時候，貽程不是叫了你雪，——可是沒有雪下去？」

「你真細心。——是雪非。」

「是飛的飛？」他作着手勢。

「不是是非的非。」

「雪非——我就叫你雪非了——雪非，既然你說我很細心，你知道你瞞不了我，你是在愛貽程的。」

「你怎麼會這樣知道？」

「我怎能不知道呢？我提到了貽程的太太，你是那樣地妒忌着。」

「我妒忌了的嗎？」

「而且是那樣地。」

「這就可證明我在愛鍾——好，依你——貽程？」

「你看，我是不會看錯的。」

「那末，歐陽先生——」

「怎麼又是歐陽先生？」

「可是——可是我喜歡歐陽兩個字。」

「那末，我把它們送給你，只要你——」

「你怎麼！」她瞪了一眼。

「哦，對不起。」

雪非說喜歡歐陽兩個字，雪非是的確喜歡歐陽兩個字。她從見到歐陽旭初以來，還從沒有稱呼過他，直到剛才她才稱呼了他一兩次。一經她稱呼後，她覺得歐陽兩個字很柔軟，而且是很音樂的。現在她聽到了旭初說把它們送給她，雖然她對他表示了詰責的意思，其實她是很願意接受的。「歐陽太太，或者歐陽夫人，多好聽！可是她能這樣輕易地接受它們嗎？還有賄程，賄程怎麼樣呢？可是他不是已有了太太？旭初呢，他已有了太太沒有？還有胡元康——哦，他今天在校門前等着她。她感到了抱歉，她把他這樣地丟在那裏。這都是爲了他——她便望了旭初一眼，而

且他所說的把歐陽兩個字送給她，究竟是不是願意她稱歐陽太太，或者歐陽夫人，或者他不會只是順口說說，而且他不是已在抱歉着嗎？

「對不起！」他重說着。「可是，那末？」

「什麼那末？」

「你不是剛才說：『那末，歐陽先生！』」

「我怎麼會那樣說的？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在講妒忌。我說你是那樣地妒忌着貽程的太太，你便：『那末，歐陽先生——』」

「我想起了，我要說，那末，歐陽——旭初，你不是也在愛着嗎，既然你剛才也那樣地妒忌着他？」

「他貽程？」

「不是你也妒忌着他來？」

「是的，我妒忌他，因為我愛你。」

在那時，那他們所坐着的船是一件全然被忽略了的東西。它是在隨意輕輕地盪着。要是它

也是會妒忌的，它會妒忌雪非和旭初的太密切的接近。也許它也感到了什麼的，不然它爲什麼儘在向岸邊擦着擦着？

他們聽到了脚步的聲音，在他們的一個吻的中間。他們放了手。她感到了不好意思，可是那在岸上走的人似乎並沒有注意到他們，是在若無其事地走着。他們各自抽上了一支烟。他坐回到了他的原位中去，而把船重新划進了河的中央。

「昨天聽貽程說，」雪非頑皮地說，「你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你是不是是一個獨身主義者？」
「獨身主義者？貽程瞎說；我從沒有對他這樣說過。」

「他也沒有這樣說；他只說你總不想結婚。」

「你這說謊的孩子！」

「那末你結了婚沒有呢？」

「沒有；可是那並不能就說我是一個什麼主義者，你知道。」

他覺得他回答得不大柔和。可是那有什麼辦法呢，既然他那樣地討厭那結婚兩個字？他的

過去的幾個愛的結合差不多都是被對方的提到結婚才終止了的。現在剛在開始，難道雪非就會要求他同她結婚？那是辦不到的事。他甯可不要那愛，要是非結婚不能得到它的話。他覺得結婚只是一種義務，愛才是享受。他不要結婚，即使是同一個他愛得深得見不到底的女子。如非有一天他會疲倦了那愛，或者在他需要一種義務來督促他的時候，他才會結婚，而現在，明顯地，他還沒有臨到這一步。所以他希望雪非不會向他有一個同她結婚的提議。

「你也沒有結過婚，我相信。」他沉思了一兩秒鐘繼續說。

她搖搖頭，微笑着。

「那才好！」他讚歎地說。「像你這樣的年齡就結婚可說是一種錯誤，即使不說是罪惡。現在你是正在該體驗愛的時候，而愛却並不在結婚中，至多你只能從它找到你的歸宿——對啊，待你要找歸宿的時候，你就去結婚。」

她不做聲。

「你不喜歡我這樣說嗎？」他柔和地問道。

「我不知道。」

「是的，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你不喜歡我這樣說。可是——」

「也許一個女子的見解同一個男子的不同，尤其在愛與結婚這一點。」

「不，女子的見解與男子的見解是沒有什麼不同的；要是，那是爲了女子爲她自己畫着的圈更小，使她一步都跳不出去。其實無論什麼圈都是人憑了因習，偏執，畫了的，所以，你非特無須保留那更小的圈，就是那更大的也是不必要的；你該統統把它們扭斷。」

她不做聲。

「你不喜歡就不喜歡，可是請你不要以爲我說這樣的話只是在想白騙你的愛，雖然你的愛我是在確切地渴盼着。」

「你怎麼會想我會想得你這樣壞，」雪非不服地說。

「你看，我又要說，又怕觸犯你。」

「請你不要擔心，我是很喜歡聽你這樣說的。」

「那末你肯不肯愛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愛你，我只知道我很喜歡你，從昨天一看見你以後我就很喜歡你——不知道這喜歡是不是就是愛？」

「那末賒程呢，你知道你是在愛他？」

她點點頭。

「愛了多久？」

「已有兩三個月了，在我的心裏；可是，除了在教室裏以外，我們可說從沒有談過話，而且就在教室裏也談得很少，而且又都是關於書本的。直到前天，我們才初次見了面，可以說。」

「前天？」

「是的，前天；到今天是第三天。」

「要是我一到上海就看到你多好！」

「可是要是沒有賄程在一起，你不見得會認識我。」

「只要我看到你，我是總會有認識你的方法的。」

「你相信你單獨地看到了我，你會想認識我的嗎？你知道我們的認識是很偶然的。」

「不，並不偶然。昨天我看見了你就給你的手度吸住了，因為那樣，我才去注意那同你同坐的男子，而想不到那是賄程。」

「你是賄程同我在一起以後所碰到的第一個熟人。」

「同你在一起以後？你意思你們已——」他想說下去的是「同居。」

「不；我意思我同他在一起——要我怎麼說呢？——就是以前我們是沒有一起出過門的，而從星期一以來，在他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所碰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你。」她急促地，周折地解釋着。

「你那樣地愛他，你想會不會引起問題在他與他的太太之間？」

她不做聲。

「會不會，你想？」他重說着。

「我從沒有想到過這個。可是現在我想這不會引起什麼問題的，因為我只是愛他，並不想什麼別的。」

「你沒有想到過要做他的太太？」

「沒——有。我想起了，剛才你爲什麼對於結婚發了這樣一篇大議論？」

「因爲我最怕結婚。我想我還是預先說明了好。」

「是的那樣說明了倒好，倒使我寬鬆了。」

「使你寬鬆了？你緊張過了嗎？難道你真想到你想同我結婚？」

「你不是說了你把你的姓送給我？你那樣說了，我的確想了一想——我想被稱做歐陽太

太，或者歐陽夫人，很好聽。可是這是說的剛才的話，現在我不這樣想了，請你放心。」

「現在你不想被稱做歐陽太太是很好聽的了？」

「不現在我不想要從你得到歐陽太太的名義來麻煩你。」

「哦，雪非！」

那樣地說出了，雪非覺得很舒服。她何必一定要嫁他，即使要做歐陽太太？難道除了他就不再有別人姓歐陽的了嗎？她甚至還在決定，她不嫁人也就算了，要嫁一定要嫁一個姓歐陽的。而他也很放心了吧，那樣「哦，雪非！」地好，讓他放心吧，她是不會嫁他的！說是這樣地怕結婚兩個字，她也不會嫁貽程，因為她已有了太太，不，因為他並不姓歐陽。他為什麼不姓歐陽呢，貽程，哦，是的，他也許已在那裏等他們了吧。她便從她的手夾中取出了她的手表，一看還只四點多鐘。

「我們回去吧？」她終於說。

「回去回到那裏去？」

「不是約好了貽程在惠爾康等我們嗎？」

「哦，是的，可是不是時間還太——他在摸他的錶看——『是的，時間還太早。』」

「我們先到那裏去等吧——我想到那裏去吃一些東西。」

「吃東西不是這裏也有嗎？我好像看到那邊佈置着桌子。」

「有是有，可是我想到那裏去吃。請你去好不好？」

「你在這樣地想到貽程，」他笑着。

她也笑着，可是不說話。

他把船倒了頭，而幽閑地划它進了船埠。

雖然說時間還早，可是在雪非和旭初到惠爾康的時候，貽程已獨自坐在那庭園中。

「怎麼，你已在這裏？」旭初不解地問道。

「不曉得怎麼會這樣地沒有心思上課，」說着，貽程笑着望着雪非；「我又把末一課逃了。」

「雪非也很急，這樣早她就吵得要來，」旭初笑了一笑說。

「雪非？」貽程望了望她，又望了望他。「你們的「友誼」進行得不好算慢，這是該祝賀的。」

好，現在我們來喝一些什麼酒？」

「香檳？」旭初反問道。

「怎麼你不說話，雪非？」

「你們兩家頭在這樣地緊接着說，叫我怎麼插得下？」

「你們剛才去了那裏來？」

「Rio Rita」旭初搶着回答。

「說起，我倒想起來了——Café Rio Rita 的那位小姐怎樣了。你回來的時候她還在那裏？」

「不；她早走了。說是跟了一個西班牙人到了上海來，也許是一個鬥牛的西班牙人。——對咧，你在上海沒有見到過她？」

「從來沒有。要是跟的是西班牙人，我們也許能在回力球場找到她。」

「我們回頭就去找她去。」

「回頭就去？」賒程的視線又落上了雪非，便對她說：「那是一個 Café 的「主人。」她是歐陽先生，哦，對不起，旭初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同時，」旭初向雪非保證，「也是貽程的很——很什麼？」他問貽程，「很要好，是不是？」便又旋向着雪非繼續說：「「很要好」的一個。」

「那兩位要一些什麼，鍾先生？」侍者又俯下來輕輕地問了一聲。

「我們究竟要一些什麼，是不是預備喝一些酒？」貽程醒悟了似地說。

「我要姜啤，」雪非首先說出了她所要的。

「爲了這瓶姜啤，她是特地從 Rio Rita 趕了來的，你知道，」旭初告訴貽程。

「那末你呢？你特地趕了來爲的是什麼？」貽程問道。

「我只是在服從小姐，所以我也要了姜啤吧。」

「可是我並沒有要你也喝姜啤，」雪非不服地說。

「你要誰也喝姜啤呢，那末？」

「我說過了我要誰同喝姜啤的嗎？」雪非問道。

「他在無賴，不要理他，」貽程說。

『我也是姜啤，』旭初對待者說。『這是我自己要的，』他轉向着雪非和貽程，『而且既然沒有人理我，我也只能自己要。』

『一年多不見，孩子變得感傷起來了，』貽程笑着說。

『既在異鄉，又是孤客，要不感傷又怎可得！』旭初用了感傷的聲調說。

『好了，旭初。你說你在異鄉，你這次到上海來有什麼事？而且你不是在巴黎好好地耽着嗎，怎麼這樣快就回了國？』

『都是我的老太太——她差不多一天一個電報，實在使我不能不走了。』

『你已去過廣州，不用說？』

『還沒有。船在香港停了十二點鐘，我就在香港逗遛了十二點鐘。我不敢回廣州去。我怕她又會對我說她那獨子所應盡的義務的哲理，』說着，他望了雪非一眼。『而且她是一定會那樣地說了的，否則她就不會打那許多電報了。在香港我寫了一封信告訴她我有一些事要先到上海來幾天。』

「所說的有一些事是真有一些事的吧？」

「不，沒有，什麼事都沒有。——我想來看看上海却也是真的，已離開了它這樣幾年，還想來看看你們幾個熟人。」

「你待兩他們都見到了嗎？」

「還一個都沒有見到。我總想去看看他們，却又總是這樣今天推明天地在推着，你看，你那兒我也還沒有去過。」

「你就在那樣地打打小哥爾夫過日子？」

「你叫我能做什麼呢？我也想在上海找一些事情做，我不願意老就在廣州。可是，無論如何，這次上海我實在是應該來的，因為，要是這次不來，也許我就永遠不會認識雪非了。」

「那是不會的；只要你來上海，無論早或遲，她總會招待你的；你知道，雪非是花廳夫人。」

「花廳夫人？」旭初問道。

「花廳夫人？」雪非同時說。「這是什麼意思？」

「是的，花廳夫人——Madame de Salon」貽程向旭初解釋。

「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是花廳夫人？」雪非急切地重問着。

「她已是夫人？不是說——」

「是的，她是小姐；可是她總會有做夫人的一天。到那時，她可招待一切的文藝家和藝術家了。——你不要急，雪非，讓我來告訴你。」

貽程便告訴雪非在巴黎怎樣有花廳夫人，她們在做些什麼，而在上海這樣的夫人却一個都沒有；他想在上海也該有這樣的設備，而她可做這樣的設備的創始者，因為他看她簡直是一位天生的花廳夫人。

「現在你第一件所要做的就是要找一位花廳先生，」他最後說。

「你爲什麼不請你的——」雪非沒有說完，便把頭低了下去，在從她的手夾的鏡子照着。

「好，敬祝花廳夫人，」旭初舉起了他的杯子說。

「對不起，我要到裏面去，」她站了起來說。

「怎麼，你拒絕我的祝賀？」旭初着急地對雪非說。

「不曉得你在祝賀什麼，」雪非說。

「祝賀花廳夫人。」

「可是我又不是花廳夫人，」說着，她就笑着向裏面走了進去。

「旭初，」賚程叫道。

旭初旋過頭來，放下了他的杯子，問道：「什麼？」

「其實你做了也好，我說。」

「做什麼？我做了什麼也好？」

「花廳先生。」

「你意思要我娶雪非。」

「是的。你不覺得她很可愛嗎？」

「她很可愛，是的，可是那不能做我該娶她的理由，正如你也看她很可愛，你却並不——」

「不，那是兩樣的。——要是我沒有結過婚，我一定娶她。」

「要是我想結婚，我也一定要她。」

「你現在還不想結婚？」

旭初聳了聳肩膀。

「那樣地麻煩，」他說。

「可是你的老太太也不見得會這樣答應你，」貽程提醒對方。

「慢慢地騙騙她再說。要是非結婚不可的話——對咧，你倒肯？」

「肯？」

「你肯放棄雪非？」

「我怎能不肯放棄呢？而且，實在，我也並不可以說佔有過她。」

「而且你也不想佔有她？」

「要說不想，那會完全是違心的話，可是爲雪非本人計，我看最好她能嫁給你。」

「爲什麼嫁給我最好？」

「因爲你不致於把她儘收藏在你的臥室內。」

「你意思你要我把她貢獻給——」

「她是要做花廳夫人的，你知道。她在做你私人的夫人以外，還該是一個社會的人物。——
你不會反對她做花廳夫人自然。」

「要是她自己願意的話，我自然不反對。」

「我想她是會願意的——她爲什麼該不願意呢，那樣地使她自己成爲一個藝術界的中
心人物？」

「她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物，你的眼光不錯。」

「那末你會娶她？」

「我——」看到雪非在來了——「慢慢再說。」

「你看她走路的樣子多優美，」貽程對旭初說。

「你們在說些什麼？」雪非坐定了問道。

「賒程在說，你走路的樣子很誘惑，」旭初告訴她。

雪非望了賒程一眼，憤恨似地。

「你們在這樣背後評論人，」她說。

「怎麼你說『你們』？你該單獨對賒程說『你』，因為我已告訴你走路的樣子很誘惑的是他，」旭初申說。

雪非不說話，在喝着姜啤。

「你倒依舊自由，賒程？」旭初突然問道。

「自由？」

「你還能這樣隨便坐。」

「可是爲什麼我不能這樣隨便坐？」

「你的太太呢——她不會把你關起來？」

「不；我不是適於這樣被關起來的一個，你知道。」
「我已見過好多人，看起來都不是適於被關起來的，可是一結婚，就連他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這就是你所以不敢結婚的原由？」

旭初笑着雪非。

「你呢，雪非？」貽程問道。

「嗯？」

「要是你結了婚，你會不會做一個關人的人？」

「我不知道。」她的視線迅速地從貽程移了開去。

「你想想看，你會不會？」貽程追問着。

「人又不是死的，怎麼關得住？」她妒氣似地說。

「你看，」貽程對旭初說，「雪非是不會關人的。」

「怎麼，你？」她憤怒似地說。「你在說什麼？」

「我在說你是不會關人的。」

「你怎麼喜歡這樣瞎七搭八！」

「那末你是會關人的？」

「九十年代的太太才不會關人，」旭初補充了一句。

「我不給你們說，」她表示了決絕。

「彷彿你在等機會說這一個「們」字似地，只要我一開口，你就抓到了它，」旭初被欺侮了似地說。

「這樣說來，你倒是準備了被關的，要是你結婚的話，既然你決不會去娶一位九十年代的太太，」貽程說。

「雪非！」旭初似乎沒有聽得貽程的話。

「你又要說什麼了，」她擔心地說。

「我要說我要請你做「歐陽」太太。」

雪非聽了，有些呆住了，因為那請求在那時說出來，她覺得是很突然的。

「恭喜花廳先生，」賄程伸手給旭初。

旭初一邊也伸手握着那伸來的手，一邊說：「可是花廳夫人還沒有答應呢。」

「你自然不致於會拒絕的，雪非，」賄程柔和地對她說。

她搖搖頭，心依舊在急跳着。

「你不答應？」賄程急促地問道。

「不；我不拒絕，」雪非激動地說，激動得眼淚幾乎脫出了她的眼睛。

「謝謝你，雪非，」旭初走過去執着她的手說。

雪非用她的另一只手在把手巾按着她的眼睛，以阻止那眼淚的下垂。

「可是你太會作弄人了，」她遏止了一兩秒鐘說。

「作弄？」賄程不解地問道。「旭初，你剛才欺侮過她？」

「請你寬恕我，要知道這不是出於我的有意，」旭初解釋着。「而且要說作弄，與其說我在作弄你，倒不如說我是在作弄我自己。」

說着，他從雪非的烟盒取出了一支烟給她；她拿了，他給她劃了火。然後他坐回到了他自己的位中，也抽上了一支烟。

各人都不說話，只見烟在桌子上面聚着散着。

貽程在私自沉思着。一方面，他看到雪非如他所望地答應了做旭初的太太，使他那想使她成爲一個花廳夫人的希望有了現實的可能性，心中很是喜悅；而它方面，他想他只同他們離開了兩點多鐘，他們似乎已有了很多的糾紛在他們的中間，心不免受到了創傷。因爲在旭初和雪非沒有說出他們預備結合的以前，貽程只怕他們之間的誰會沒有這樣結合的心願，可是現在看到了他們彼此都表示了願意，他又甯可他的願望永遠不被完成。那最使他感到了創痛的，就是雪非的幾乎哭了出來的感動。

「回頭我們到那裏去吃晚飯？」旭初終於打破了那沉默。他只是那樣說着，並不是專對着

誰在問。

「本來我預備雪非和我合請你的，因為你是一個剛來上海的客人，」貽程向旭初說：「現在既然發現了這樣一樁喜事，該我單獨來設筵慶祝你們兩位了，」說着，他望了雪非一眼。「至於地點，就請你們兩位選定。」

「不；我依舊要你同雪非兩個人合請，」旭初抗辯道。

「你說怎樣，雪非？」貽程取決於第三者。

「照你原來的意思，」雪非要求地說。

「好，就這樣辦，」貽程附和着。「或者我們去吃一餐中國飯——到新雅去如何？」

雪非和旭初都說了好。

「我們去請她一起去，」旭初停了一兩秒鐘提議。

「她誰？」貽程問道。

「你的太太——我在想到你的太太。」

「不；不要了，我們不要別的加入者，」貽程說。「或者什麼時候你再做主人的時候，你去請她。」

「那怕要等我回廣州去以後了。」

「你就要回去？」貽程驚異地問道。

「是的；現在我敢回去了。我已有了交代，你知道。——雪非，你同我一起去？」

「我一起去什麼時候？」

「明天有一條船，俄羅斯皇后號，在晚上四點鐘開，只不知還有沒有位置。」

「太侷促了，我怕我不能去。——貽程，你一起去怎樣？我們去作一個小小的旅行。」

「還是你們兩個人去吧，」貽程說；「彷彿是一個蜜月旅行似地。——對咧，你或者再耽幾天，索性待結了婚去？」

「我想還是明天走，要是俄羅斯皇后號有位置的話。上午中國旅行社有一個熟人打電話給我，說還有兩間房，問我要不要定一間。我沒有定，因為那時我還沒有決定要走。現在讓我去打

一個電話問他，看它們已被定出了沒有，」說着，他站起來，走向了電話機去。

「你真厲害，只兩點鐘，就使一個老不想結婚的人也想結婚了，」貽程輕輕地恭維雪非。

「其實這不關我的事，是由於他自己的變動，」她率直地說。

「你不愛他嗎？」

「我有些愛他，可是不及愛你那麼深。要是我在昨天以前碰到他，而他向我要求的話，我相信我是會答應的，因為我是在那樣地愛着你。可是現在我開始在怕了；我時常在想到你的太太，並時常在恫嚇着自己，彷彿我覺得我的身體已失去了着落似地。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顧忌過的，那時我只想怎樣才能接近你。現在——」

「現在你不再愛我了？」

「現在我不曉得怎樣，我的心似乎空得很。在起初，在我開始怕的起初，我想只要我能同誰結了婚就好了，那樣，在愛你的時候，可減輕了許多脅迫性。可是現在，貽程，我的心空得很，不曉得——」

——起初電話打好了。待他走回到了桌旁，她便問道：「定到了沒有？」

「定到了，」旭初欣喜地說。「可是再早去一分鐘就會定不到，因為那我所定的一間是剛才退了下來的——那原來的兩間已被定了出去。」

他們便到新雅去吃晚飯。晚飯後，沒有再到別地方去，雪非就回去了。因為她想在她父親的前面她說話要容易些；她要趕她父親還沒有走的時候回到家。在她到家的時候，她的父親也剛來，來自一個什麼宴會。她對她的父親和母親說出了旭初的要求，並告訴了他們她明天要動身到廣州去。她的母親不放心，可是她的父親打斷了她，並打趣地說：

「你看，怎麼皇后會沒有皇帝的，你常那樣地急！」

說了要去須備行裝，雪非別了他們而回到了她自己的臥室。她看到桌子上有兩三封信，便取起了它們看它們的寄者是誰。而其中的一封引起了她的遲疑。那字跡她似乎有些認識，可是又記不起是誰的來。而且那封信上並沒有郵票，是誰親自送來的，並不從郵局寄遞。既然她想不出那是誰的信，她便急速把信封撕了。她馬上從末一張信箋上看那署名。信箋其實是原稿紙。一起三張。那署名是「元康」兩個字。

「哦，胡元康！」她沉吟道。

她又急速回頭從它的第一行看起。她一邊看，心一邊跳着。心是在跳着淒切的，可是同時又似乎是怡悅的跳。

「這封信怎麼來的——他來到了我的家裏？」看完了，她還是在想它怎樣來到了她的桌上。

她按了鈴。阿翠來了，她從她問到它。阿翠告訴她那封信也是在信箱裏拿到的，至於是誰送來的，她却不知道。

阿翠走了，她又在從頭看着那封信：

「雪非小姐：

「現在我是在一個離你的家不很遠的小飲食店內，我在你的家的左右徘徊了兩三次以後。

「你前天的約也許是很隨便地說出了的，在說的當時也許就沒有真要去履行它的意思，可是我竟認了真。今天我一吃好了午膳——其實我究竟吃了些什麼，我也有些模糊了——就走到校門前，雖然明知是太早了的，在那裏提心吊胆地靜候着，焦急着，只希望看到你的汽車在從那里飛來。我在那里那樣地等着，可是總看不到你的汽車的蹤影。就是黃包車我也在留意着，因為我想你也許會像前天那樣地坐了黃包車來的。」

「隔了不曉得多少時間，看見有一輛汽車在遠遠地馳來了！哦，我的心，我的心是多麼在不規則地跳着呀！可是它在開近的時候，我看清楚了，那不是你的汽車，而是鍾教授的。我連忙站到一個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地方。我不曉得怎麼會在我的心中湧現着這樣多的恨，難亂地。可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最恨鍾教授。」

「在那車子開了過去，在那里停着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奇異的希望跳進了我的意識中，那突然在我的意識中跳躍着的希望是你會從那車中跳了出來。可是同時我又怕你真會坐在他的車上，因為我是怎樣地不願意你和他同車。——前天在我看你踏上了他的車

子後，我的混身都是在像被絞着，被分裂着似地痛楚着。可是那車中並沒有你，我又怎樣地陷入了絕望的境界！

「雖然清楚地看到你是不會來的了，我還是在那里逗留着。我在凝視着每一個絕不相關的過路人，我也在憤恨着與我無絲毫間隙的一切的對象。時間在這樣一分一分地過去，直到最後，鍾教授也走了，那能使你來來學校的唯一的人物的鍾教授。」

「不；我是沒有妒忌鍾教授的權利的。我能憑了什麼去妒忌他？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可是，雪非小姐，正如我已說過的，我是在恨他，我是在不知怎樣地恨他，因為我覺得，要是沒有了他，你是會來守了你這一次的約的。於我，他是一個人世間的多餘的暴物。」

「可是，要是沒有了他，你真會來守了你這一次的約的嗎？沒有了他，不會有別的教授，或者別的什麼？所以，其實，我是不該恨他的；要恨，我只能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沒有能使你來赴約的——什麼？我能叫它什麼呢？我能不能叫它「環境」？要是我有了那樣的環境就好了，我想。現在，既然沒有，我只有忍受這失戀的悲哀。」

「是的，我是在愛你，我供認——即使你會用這供認做你的取笑的資料，我也無法不向你這樣說出來。要取笑儘取笑吧，小姐，可是你是無法使我不愛你的，雖然你自己可以不愛我。」

「末了，我，這失戀者，虔誠地敬祝你們的愛的順利！」

「元康。」

「唉！」看完了信，雪非透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太息。

她在想寫一封回信，可是措辭着，措辭着，總措不出一個辭句來。她只有放棄了。

「還是讓我明天去看他一次吧，」她最後想。

她便整理着行裝。雖然她對於東西的取捨很不容易決定，放了進去又拿了出來，拿了出來又放了進去地，她終於裝好了結實的一箱子。旭初對她說過帶一個箱子就夠了，臨時發見有什麼欠缺的，可到香港去買。

「真奇怪，旭初的念頭會轉得這樣快。」她想：「一忽兒怎樣說了不該結婚來的，一忽兒又要我做他的太太。哦，花廳夫人！多有趣的名稱，多有趣的職位。賚程怎麼就只想到要我做花廳夫人？他不會在把我看做是什麼法蘭西小說中的一個女英雄？他說旭初感傷，其實他自己真有些感傷的樣子。從廣州回來了就結婚——不曉得他是不是真喜歡看我們這樣結婚？結婚的時候也可以請胡元康一起來。其實我並不是存心失他的約，可是他怎麼會相信好？等到明天去看了他再說。」

翌日她醒得很早。醒了，她便起了身。她想打一個電話給旭初，可是她又怕他還睡在那里。她不想去驚醒他。離開那約好了一起用午膳的時候還有一些時間，她想她可抽空去看一次胡元康。把那箱子搬上了汽車，她便要她的車夫向她的學校開着。

到的時候，正在上課的中間。她不知道他有沒有課。她更不知道她要在那里去找他。在急迫中她想到了號房。她要他去找他來，無論他在什麼地方，或者在做什麼事。

胡元康給號房找到了，在校園的小池邊。

「想不到你在這個時候會來，」他驚喜地說。「我的信你收到了？」

「收到了。」

「請你原諒我，我——」

「你沒有什麼該請原諒的，就是我也不請你原諒了。我要說我非常喜歡收到你的信，只是

他的面色在問號與驚歎號中疾馳着。

「今天晚上我要到香港去，我來告訴你，」她換了一個方向繼續說下去。

「同鐘賒程一起？」

「不同一位姓歐陽的，叫歐陽旭初，是已故的歐陽永的——」

「歐陽旭初，我知道，是在法蘭西留學。他已回國？你同他一起去香港？」

「我同他一起去香港——其實是到他的家裏去，在廣州。我們大約去兩個星期，待回到上海就結婚。請不要傷心。要是我對你沒有好感，我是不會這樣來對你說的，很顯然。結婚沒有什麼

特別的形式，就只請一次茶。證婚的是鍾先生。他在爲我們找屋子。是的，旭初要常就在上海。他在預備進一個書局做總編輯。以後你有稿子出版起來也方便些。結婚後，我們要到青島或者北京去住兩個星期。回來了，我們規定，每逢星期二與星期五請茶，請熟識的文藝者與藝術者，也請你常來；就是結婚的那天，也要請你到，是會發請帖給你的。我們見面的機會是很多的，你看，所以請你放寬些，別儘那樣地憂悶着。

「現在我要去了，我怕他們會等得急。我已說過我今晚就動身，所以要等我回來後才能再見面了。」

「再會！」

「再會！」

一個緊緊的握握住了雪非和元康的手。

「要是碰到何玉仙，請你對她說一聲，」雪非最後說，「再會！」

「再會！」

花 廳 夫人

一三二

一九三四，四，二四。